

書人藝文日今

7



集說小篇短 作創濤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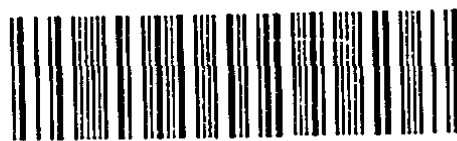
西 歸

3
7
2

857.63
478.6--08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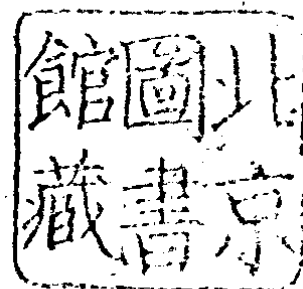
編主丁黎
種七第書藝文日今

歸 西
濤 田



3 0610 2390 3

社藝文日今
1942



A073169

目錄

騷動·····	(五)
西歸·····	(一四)
銅號·····	(三三)
豬·····	(四四)
嗚咽的漢江·····	(五九)
平原·····	(六九)
火線上的藝術家·····	(八九)

騷動

平原裏的風吹過來，發出呼呼的聲音，掃動着邱堡以及村郊的一些樹林。

邱堡附近兩里路外有一條火車道橫穿過去，鐵路旁邊的電線桿也被風吹得嗡嗡的叫着，有幾分像飛機的叫聲，上面小白磁瓶子閃出一個個小白球。往常那黑怪物拖着——一條黑長的尾巴像梭子一樣穿過來穿過去，發出的隆隆聲時常把邱老婆婆的睡吵醒，火車上面載着滿滿的東洋人，東洋人的頭上都戴着圓鍋形的鋼盔，從邱堡邱老太太家這幾間貼村邊的茅草屋子側面就可以望見鐵道上那條冒着煙的黑怪物，黑怪物身子上的許許多多的小影子……。

自從那一陣騷動以後，火車道變得十分淒涼，電線桿上的小白磁瓶也都被敲碎了。電線桿橫七豎八的歪着身子，躲在地下，鐵軌被折去了三四里路，邱堡也變成

一片焦土了。

敵人的砲火逼近邱堡時。強悍的邱堡的人們已把邱堡裏的槍枝，手榴彈，火槍，看莊稼的長茅槍，……都準備好，人們隱藏在近郊的溝渠裏，另一批漢子衣服裏揣着手槍，搖着白旗出去歡迎日本「皇軍」，日本的軍隊遙望見空中飄動的白旗，知道是一支那「人民投降的標幟，司令官下着命令：

「不准發射，……」

遙遠的空中那被風吹得破破發響的白旗漸漸愈近了，黃塵滾騰下的那些潮水似的人羣向這裏擁過來！

「歡迎「皇軍」……」呼喊聲震驚着曠野。

「皇軍」們的大皮靴閃着光，刺刀擡得槍柄鏗鏘作響。在人羣的白旗的前面，大搖大擺的走着

噼！噼！噼！……

三聲信號槍響，原野裏像野獸似的人羣忽然拉開一條黃色的線一樣包捲過來，

隱埋在四郊的人們像羣蜂一樣都飛出來，槍聲到處響着，槍彈與炸彈的碎片在空中絞織着，原野裏一陣騷動，「皇軍」都被消滅了，殘餘的幾個像兔一樣向荒草叢裏奔竄。

事後，邱堡裏的人們都這樣叫着：

「走吧，敵人一定要回來報仇的！」

敲着鑼疏散人口，一家一家都挑了鍋碗，糧袋，傢具，往深山或附近別的鄉村裏遷移。

生了鬚鬚的一輩年紀老的人，都捨不開他們的房屋，都不肯走。邱老太太兩個眼睛哭得紅紅的，鼻涕眼淚塗抹了滿臉，臥在天老爺的神位前面！

「誰讓你們這些流氓惹下的禍呀，嚇得全村老幼不安，天呀！……」

她的兒子邱成財扯着她的胳膊，勸慰着她趕快離開邱堡為妙。她却不顧一切的對着天地牌位磕着頭，頭蓋骨磕得地上嘭嘭的響：

「成財，成財，都是你們這些流氓們惹下的禍，快跪下給天老爺磕頭，……」

成財不肯跪下，那老太太對天咒罵，拍着她的泥土草房子叫着：

『我的屋子，我的房子呀！……』

正在這個時候，街頭上傳來一陣銅鑼聲：

鑼——鑼……

『日本鬼子已經到了槐樹莊了，鄉親們逃的快逃啊！』

鑼——鑼……

銅鑼聲漸漸遠了，喊聲也隱約寂寥，破爛的街巷裏人聲亂嘈嘈的，孩子喚爹媽、聲，母親老着嗓子哭叫着……

成財一把拖住了他母親的胳膊：

『媽呀，快走，日本鬼子已經到了槐樹莊，離這裏只有二十幾里路了。』

『我不走，我死也不走呀！成財，你快帶着你的妹妹走吧，我捨不得我的房子

呀，這是你爸爸留下的遺產。……』

『房子算得什麼，媽呀，鬼子到這裏來一定要亂鬧的，快走吧！』

他拖着邱老太太的胳膊，把她拖出門外，後面跟着一個哭哭啼啼十幾歲的小妹妹。妹妹的頭髮散亂得像一窩草，把眼睛鼻子都遮蓋住了。

邱堡破爛的街巷靜悄悄的，人們都逃光了。整個邱堡都沉入寂靜，恐怖裏，全村莊裏的房屋都像死去一般啞靜無聲。十字街口的小煙館現在也摘了招牌，把小鋪板緊緊關閉住落下鎖。

日本鬼子們那變長的馬刀一剎那間便從空中閃出了白影，騎馬的鬼子們將邱堡圍成一個圈，邱堡裏的房屋焚燬起來了，一團團的黑煙捲騰上去，巨大的聲音爆炸着，從遙遠的深山裏都可以聽見，震得地下的發抖，

邱堡裏的煙火連燒三天三夜。

三天以後，人們都從深山裏逃回來，看見鬼子們早已沒有了蹤跡，邱堡裏的餘火還沒有熄滅，胆子大的漢子們背着老槍在前面跑進了邱堡。

「媽的，燒光了，家家都燒成灰了。」一個漢子說。

他們那兩條粗健的臂膀露出黑紅色的肌肉，望着那還飛騰着稀薄煙霧的灰燼，

一棵大樹被燒去半塊腦瓜，粗圓的樹身被火烤得鼓起肚皮，崩裂開很大的縫口，燒殘的牆壁屹立着露出紅色。

人們哭泣着他們的房屋，憤怒的罵着鬼子。把他們的驢牛也燒死了。

邱老太太又指着她的牆壁，哭叫着！

『什麼都燒完了，連老頭子給我留下這三間草房子也燒成灰了』。

於是她想起了死去還不到半年的那老頭子來，老頭子也是被炸死的，他趕着牛在他們草屋子背後安分守己的耕田，那一次敵人的飛機沿鐵路兩旁的村莊大肆轟炸掃射，誰知道飛機也竟炸無辜的老百姓和牛呢？一個黑虎虎的炸彈落在老頭子身旁一陣黑煙騰起，老頭子、牛、耕犁都不見了，田裏被炸開一個一丈多深的泥坑，那聲音比霹靂還要響，那時候她正坐在草屋子裏旋着紡車紡紗線，草屋子的橫樑震跳着，燈點兒沒坍下來。她出去時，飛機早已飛遠了，從被炸開的泥坑旁邊發現老頭子一條腿和他那頭黃牛的一個耳朵，犂頭也鑽入了地，別的便什麼都尋不見，……

邱堡原野裏滾動着一羣汗水淋漓的漢子，他們在商議怎樣報復鬼子這一次的仇恨，議論紛紛的都叫着拆鐵路，邱老太太拍着她那被火燒焦了的牆壁哭了一陣，便跑出草屋子後面老頭子墳堆旁邊又哭去了。一切傷心事件都一齊擁上了她的心頭，她的小姑娘坐在她的腳旁邊偕同她一同哭泣……

原野的人羣蠕動着，隨他把天弄坍了都不管他的事了，現在佔據地心的是被燒成灰了的房子。

那潮水似的人羣把附近的火車站也佔了，又殺死了火車站上的幾個鬼子，鐵軌被拆掉五六里路，都掩埋在附近的土井裏，人羣又蠕動着像一羣瘋狂的野獸似的把附近這一帶村莊裏的人們都捲動了。

邱堡靜靜的臥伏在鐵道旁邊，從遠處望見它頭頂上瀰漫着乳白色的稀薄的細霧，空闊的曠野裏再聽不見一聲汽笛……

火車站上水塔的尖子針一樣從樹叢中插出來，，火車像一匹死馬一樣橫躺在狼

藉的卵形石子地上，枕木到處散亂着，在火車站的牆壁上用黑炭寫着幾個斗大的字：

「打倒燒毀我們房屋的日本鬼子。」

在火車站的樹枝上掛着一些剛從血泊中撈出來的衣服，鮮血還一滴一滴從樹枝上往下面滴。

那羣健壯的漢子們都逃得遠遠的，附近鄉村裏的人們也都被他們捲去，蠕動的影子漸漸在黃褐色的煙塵裏消滅，……

狼藉，恐怖的廢野裏更顯得沉寂，聽不見一聲犬吠和鷄鳴。

邱堡裏的人早已逃得光光的連一隻狗都不見了，但是邱老太太却仍舊緊緊用手掌搬住她那被燒殘的紅牆垣：

「走吧，媽，房子已經被燒成灰了，待在這裏幹嗎？」她的兒子成財牽起她的胳膊說。

「你們走吧，你們走吧，我進山裏幹什麼去？」

「鬼子們來了你怎樣辦呀？」

「你別管，鬼兒子呀，你走你的，我死也死在我自己的地波上呀！你別管你的媽算了。」

成財生了氣，三蹣腳走了，走不上十步，又想起了還有七個妹妹，於是他又轉回身來尖着嗓子震撼沉靜的田野：

「妹妹呀，你跟着哥哥走吧？」

妹妹自然隨合着母親的心意，母親不走，她也搖頭表示拒絕。成財失望的扭着頭，忽然他堅決的對着田野叫道：

「你們都不來，好好，我獨自也要走，走！我一定娶得！」

他再跺了一腳，逕自提起腿來，毫不猶豫的向着那片滾動的黃色塵霧匆匆走去
了。

西歸

小木門不知多少歲了，恐怕有兩百歲也不止。牠是連接着一排牆壁，朝南開着的，牠沒有篷廊蓋遮着陽光和雨淋，這許多年月裏經過的陽光晒照和大雨的洗刷，牠的面貌幾乎變成灰暗色，裂開許多縫子，門板有處弓了。那同牠一樣年歲的土牆，頭也被雨洗刷得狼牙齒一般參差不齊的豎向空中，叢生着荒草。那個小門前面，便是這條溝濠，這溝濠是通到村莊外面一個死水坑裏的。每當下大雨的時候，溝裏的水就滿了，洶湧的衝流，把岸旁的荒草刷得都一順的貼着，有些樹根也被衝刷出來。雨停止後，牠便漸漸乾燥起來，村莊裏許多的狗都跑下去用鼻子尋嗅地方拉糞；許多黑豬留在溝底殘餘的水窪裏把長嘴插進去吹泡；也有許多孩子們雨後在岸床上去搜尋初露白頭的大傘龜。這溝濠的兩旁岸上有許多榆樹成行列的排着，榆樹上許多

毛毛蟲落一溝濠，把這溝濠裏弄得污穢骯髒，一些有水的凹處就腐臭了。

在往常這條水溝本來是條行車的道路，但是歷年經過雨水的沖刷，村西一帶田地比較村東的田地高些，村西田地裏匯聚來的雨水，完全要經過這裏，因而這條溝濠便越沖刷越深越寬，漸漸的就變成現在這條溝濠了，溝濠在乾燥的時候本來也可以行車，但是村莊上的人們迷信傳說這是條水神劈的道，是流財源的好風水。他們都害怕刺着水神，將這村莊上的風水冲破，村莊便窮破了。所以這條車道便移在溝濠的北岸上行走。

溝濠北岸上是一排高矮不齊的連接着牆壁的門口。這個灰色小門便在這一排的中央。溝濠另一岸上可沒有一家門口，盡是些人家的磚石房屋牆背。一條深長的小巷，正對着北岸上這小門開着。歷年爲了預防兵災，巷口砌上了兩道土牆，安上一個荆條編成的柵欄。街口也都安着木柵欄。只有溝濠北岸上這一排與村莊不能連接起來的房門，彷彿給村莊拋棄了似的，並沒有建築什麼預防的擋牆和木塞。這一排在樹木遮蓋下的家屋們，經過這溝岸旁的人們都可以看見他們各家的小房頂上堆積

着乾草把和蘿蔔葉。還有一些用黃蓆設圍圍在房上藏着白薯乾片的，用草把蓋着，彷彿一個巨大的草帽。

那小門可不與其他的門口相同，他不能像其他人家們的柵欄或敞開的土牆口可以進車，拉土糞。他却只能夠過得一個人去，就是一頭牛想牽進去，也得把肚子修削修削。這門前還有一塊不規形的石頭，也可算做過門的一階。進了那小門，是一個小院落，沒有豬圈和牛棚，只有一所土屋。屋瓦把天空彎曲成鈍形，屋牆上掛着許多農具，破乾葫蘆，圓蓆片，扁木担。房檐下放着陶器大盆，黑缸，木桶。牆角裏堆着亂磚頭。牆邊還有一架葡萄架。這便是黑炭夫婦老人的家宅。當黑炭夫婦還年輕的時候，他們那個唯一的兒子死掉了。黑炭的妻將他裝進一個小匣子埋在他們那塊四畝田他的中央。這個院牆近旁的葡萄架下，便時常有黑炭婦人的吟泣聲飄送出來。幾乎是整年，在這家附近的鄰居家都時常聽着她那啜泣聲。小孩子們常常歡喜窺探她的秘密，覺得她這種行為很奇怪，他們就成羣的把那黃色多裂縫的小門悄悄的推開，一個個赤裸着身體的孩子們都緊擁着，將頭伸過

去探看那葡萄架下。

「她怎麼樣哪？」

「她唱歌呢！」

「不，她啼哭呢。」

「為什麼啼哭呀？」

「她的孩子死了。」

他們都這樣耳語着，又伸着長脖子探望。因為這是夏季，葡萄葉很密茂的遮蔽了葡萄架，隔了那密密叢叢的蔓葉透視過去，是看不清楚她那身和面貌的。大概是坐在一塊木板上，她的手捏着粽子腳，有時因為擦鼻涕，她的胳膊將葡萄蔓牽掛得騷動了，孩子們被恫嚇得似一窩蜂般的哄然跑散，那小門也便呀的一聲關閉了。

孩子們彷彿還不死心，又跑進隔壁隣家院裏上到靠牆的土堆上，爬着牆頭向着黑炭家的院落更深望，直到他們看得厭膩了，他們默默的私自小聲密語的說着，溜

下土堆來。

院子裏只剩留下黑炭婦人獨自一個，仍舊在葡萄架下嚟泣。直到太陽落下西山，那被房瓦彎曲成蛇形的天空都閃明着星顆了，黑炭背着農具從田裏返來，推開了小門，把農具放在牆角下，坐在門限上喘息一會，恢復了他身軀的疲憊，他走到葡萄架下，把她抱進屋裏去，放在炕上，用被替她蓋上，黑炭便去炊飯。

黑炭夫婦間本來也會有時吵過嘴，自從他們那個孩子死去後，他們變得非常親蜜了。彷彿那個孩子的靈魂把他們的心寄托出去。他們間既失去了一個小生命的調解，再把心寄托到遠方，尚存留在人間的兩個彷彿空虛了的軀殼，都感到孤寂而互相憐愛起來了。他們在軀體間都甚和睦，在思念上也彷彿誰都洞悉誰內心的悲慮。

黑炭長着一臉麻子，臉上黑得幾乎和他名字相符合。在結婚以前他是曾有過野獸一般兇暴的性情的，結婚以後，受到女人溫柔的融解，都把他的惡性消蝕了。到現在，他變成一個很慈悲的善男人。從他那表露着兇惡紋路的額間，也居然替換上了擔憂的愁皺，彷彿也很體貼了人間的悲哀的。黑炭婦人那種過度的思慮，隣居

的婦人們本來常常過來勸慰她，但是後來她們都厭煩了，便不再來。黑炭婦人自然更感到孤獨的悲寂了。這種悲寂只有黑炭一個人能夠安慰她，體貼她。

太陽剛剛爬出來，染紅了他們那破窗櫺和樹梢。黑炭夫婦已經吃過了早飯，黑炭拿起了大鋤，黑炭婦人蓬鬆着頭髮，枯瘦的臉，哭得紅紅的眼睛，穿着淺藍色衣服。

「昨夜我又夢見了他，他張着小手向我討錢呢！」黑炭婦人那紅眼眶裏含滿淚水說。

她手裏拿着燒紙和火柴，黑炭背起大鋤，只穿了一條泥土褲子，赤裸着胸背和足，他們都嘆息着慢慢的走向他們那四畝田地裏。有時候她是端着紙馬或紙車的。在有陽光的廣闊的平原身上走着，眼睛的視線永遠是落在脚下，彷彿是害怕着什麼磚石拌礙着他們的腳。村莊上那些好奇的孩子們，也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悄悄的溜在他們背後跟隨着了。偷偷的窺望她手裏端着的彩色紙馬，彷彿覺得很奇怪。在田原上工作的農夫們，都把他倆當成了瘋子，也不覺得愕異。他們在路上遇到黑炭夫婦

也不打招呼，黑炭夫婦總是看着地走，過路的農夫們帶着憤了他們這種行動的神氣看他們一眼，就過去了。只有那些淘氣的孩子們，一直跟隨着他們走到田地裏。

黑炭夫婦到了他們那塊四畝田地裏，便一直奔向田地中央那個小墳頭去。小墳頭上滿插着枝穗。黑炭夫婦在這小墳丘前面坐一會，黑炭開始鋤草，黑炭婦人燃着那燒紙和紙馬。一羣孩子圍着那團火，却聽見她在默默祈禱似的小聲叫着：

「孩子，給你送錢來啦，拿錢去花吧！給你送馬來啦，……」

她看見那火苗給一陣小旋風捲去，一些紙灰飄飛在空中，她的眼睛凝望着那飛去的紙灰，就彷彿看見了孩子的靈魂。漸漸的那灰燼熄滅了，她像噴發一樣的吐出來。哭聲來。圍擁着她的孩子們又被嚇得蜂湧跑開。

黑炭婦人頭上梳着一個小髻，插着一根銀簪子，在陽光下輝耀着。她那穿着淺藍色粗布衣服的身軀僵硬的圍坐在小墳頭前，彷彿一團藍色破布似的。她的面前殘留着的灰土，給她的眼淚濕成泥，她的吟泣隨風飄流，田場上的木槩兒綠油油了，風兒吹動着牠們顫抖。黑炭持着大鋤，從地頭鋤到地尾，每次他都要經過他婦人坐

在的墳頭前面。太陽漸漸強烈起來，漸漸像火炙一般烘烤着大地，將黑炭的黑肉蒸發出汗流，把他那條泥土褲子都溼透了。他走到妻子身旁，用草擦着鋤鏟，把他的頭顱用塊粗糙的手巾包起來，像個貝殼似的，有一個螺旋似的尖頭歪鑽向空中。

「天熱了，回去吧！」

黑炭放下鋤來，望望太陽，撫慰着她的肩膀和藹的說。太陽照着黑炭那黑臉，那一個個麻坑都分明的在陽光下閃耀。

黑炭婦人漸漸的遏住了啜泣，擦乾淚水，她那紅眼睛的眸子顯然有些腐爛了，畏懼陽光直接晒照她的眼睛。她像個病人似的給黑炭攙起來，一隻手遮着陽光，看着道路慢慢的走回去。走進了村莊，順了那條溝濠走，推開那個古舊的灰色小門，在她的感覺裏，那小院落裏是多麼悽愴啊！她慢慢的走進葡萄架下，坐在一塊木板上，又開始吟泣了。

麻雀在樹枝叢裏亂吵，在葡萄架的蔓葉裏亂打起來，葡萄葉隙隙的落在她的頭上，但是她彷彿失去了知覺的麻木人一樣仍舊吟泣着。秋天來了，刮來一陣風，樹

上的枯葉飄落了一地。誰知道秋天是淒涼的呢？恐怕只有那些悲傷的人了吧！秋天給與悲傷的人更殘忍呢！牠能夠將那人的頭髮催白了，牠也能夠使牠的悲傷的印象更深些。可怕的秋天將田原上一切碧綠的禾稼都毀壞了，使那鮮紅的花瓣枯凋，綠草黃萎了。黃萎了的草把世界點綴得更悲傷是須要更多的眼淚蹣磨過這淒涼的時光呢！天呵。她臉上那緊皺住的愁紋待誰來解散呢？天也是她的敵人丁。

葡萄葉漸漸落光，木架上殘留着赤條條的葡萄蔓枝。她坐在葡萄架下，似乎沒有什麼幽暗的黑影包圍她了。如果她一抬頭，便看見了碧藍的天空，有強烈的陽光刺扎她的眼睛。

從街頭過來了破布綻換白紙的挑販震蕩着悠揚的嗓音喚主顧。推小車子的布販搖着撥隆鼓。拉草的車輪轆轤的震得房屋發抖。這是僻靜的村莊上歷年的點綴。

黑炭婦人在黑暗的屋裏跪着祈禱，面前一個香爐，插着五柱香，她手裏數着唸珠。她的眼睛幾乎瞎了，頭髮變成雪白。靜靜的跪在案前，並聽不見外面那些轟喧聲音。她那條跪着的佝僂的身軀，彷彿是木頭似的麻木了。直到黑炭從田場上工作

返來，才把她這麻木的身軀吵醒。

天氣起了狂風，從外蒙古捲帶來的黃沙將整個天空都漫成黃褐色了。樹葉嘩嘩的響。狂風猛刷着牆頭和樹木嗚嗚的咆哮，鼓動着窗戶哄哄的震動。

鈴鈴鈴鈴鈴鈴。

是那麼尖銳的隨風信傳送進來一陣鐵環聲。將祈禱着的黑炭婦人那麻木的魂靈穿透。

「一定是唸經的道士。」她喃喃的說。

香爐裏的香已經燃點到根底。她從身旁摸到了拐杖，像瞎子一樣的敲着前面的道路，摸索着小門，她開了小門，用手遮着陽光向外尋視。但是那黃風太大了，她的視力又加衰弱，看不出多遠去，一切都給黃風吞捲着。

鈴鈴鈴鈴鈴鈴。

「喂，唸經的道士先生過來！」

黑炭婦人一隻手拿着拐杖，一隻手遮在眼上，喊叫道士，漸漸的那些在黃沙風

下的樹木可以看清了。彷彿那一陣濃厚的黃沙團從空中滾過去，給太陽照得非常光明。道士先生在她面前出現了。她站在小門外那塊不規形的石頭上，用身子靠着門口的牆角，用力的辨認道士的面孔。

道士先生的頭髮梳着一個小髻，戴着一個黑帽箍，鬚鬚蒼蒼的拉到胸前，把他的嘴都埋沒了；穿着肥胖的古氣黑袍，寸多厚的白底黑鞋。風刮得他的鬚鬚亂拂，黑袍波騰。他右手上穿着一個鐵環，左手提着一個小包袱，是那麼莊嚴的幻影出現在她的視覺裏了。黑炭婦人引着道士進了小屋，坐在炕上，她把她這一生懷慮着死去的孩子的心情完全傾瀉給道士聽了。彷彿道士先生就是能夠解除她悲傷思念的唯一的主。

道士先生聽完她心懷的哀訴，便在炕上坐正了方向，開始小聲唸經祈禱了。黑炭婦人便跟隨着也祈禱起來，數着她手裏的唸珠。

黑炭婦人數完一遍唸珠，睜開眼睛，看見道士先生還唸着經，灰白的長鬚顫動着，那麼坐着很像古廟的老佛爺。

忽然那道士吹吹變手，從新驚醒呆的狀態中活醒過來，額上的皺紋漸漸鬆弛，兩顆失去了光彩的眼睛注視在他身旁那個小黑包袱上。道士先生把小包袱打開，從那些破紙書裏拿出一張符水。他尋着那符水又祈禱了兩番，小聲顫吟着，他的手指向空中揮了一個半圓，便把符水放在炕上了。他的鬚鬚蠕動着。

「老善人，」道士說：「你的孩子在天堂上享福，您不用給他擔憂，您在人間多多給他香，祈禱，這張符水是保護他的。在深夜星星全了的時候，您把他焚掉，在院子裏，喊着孩子的名字，在天堂保佑您的孩子吧。」

黑髮婦人臉上立刻擁皺起許多笑紋，她那紅潤的眼睛給這符水的紅彩煊耀得發了光澤，滿臉興奮的望着道士說：

「道士先生，您在天堂看見了他嗎？」

「看見他了。」道士和藹的回答。

「他在天堂啦……他長高了嗎？」

「長高了，長成大人了。」

「長成大人了？哈哈哈。是穿著藍長袍嗎？」

「是的。」

「哈哈哈，那是去年清明時候給他送的。還有一輛馬車哪？」

「是有一輛馬車。」

「是個白馬。那是本村莊那個陰陽匠糊的。那馬挺肥吧？」

「挺肥。」

「車裏還裝着草料袋呢。他那長袍就放在車裏送的。——他在天堂很享福嗎？」

「享福。」

「哈哈哈。他長成大人了，……他挺享福，……他還有錢花嗎？」

「有錢不多了。」

「不多了。這孩子也變得奢侈了，前幾天剛剛給他燒了兩刀紙。」

「……………」

狂風在窗外咆哮着，將葡萄架上的葉子刮得滿院亂滾。窗紙被鼓蕩得哄哄的響。

「哈哈，道士先生你住在什麼地方？」

「住在山裏。」

「天堂就在山裏嗎？」

「……」

道士沒有回答。他在包着他的小包袱。

黑炭婦人的眼睛彷彿不大注意人間的事物了。她所看見的是另一個世界——天堂。道士的話：孩子長成人了，他穿着藍色長袍。……

道士包好小包袱，預備要告辭了，將炕上那張彩紅的符水抵在黑炭婦人的手裏，又祝告她說要在深夜星星全了的時候再焚，焚的時候要喚着孩子的名字。黑炭婦人給了道士錢。

「道士先生，你什麼時候回來呀？」

道士先生用手指理長鬚，站起身子來。他那魁偉莊嚴的情態，站着又祈了一會禱，就告辭了。黑炭婦人送他出了那小門。一陣昏黃的狂風旋來，她模糊的看見

他的鬍鬚又長了，便埋沒在從外蒙古刮來的黃風裏了。

她回到屋裏，不覺便又笑了：

「哈哈。他在天堂上長大成人了。」

她太興奮了，忘却了人間的一切。她坐在炕上幻想，臉上微笑着。

夜很深沉的時候，天還刮着狂風，那滿天的星星都給黑沉沉的烏雲蒙遮了去。黑炭婦人把道士先生講說的那些天堂上的話興奮的報告了黑炭。最後她把那張紅彩的符水拿出來，在燈光下給黑炭看。黑炭也年老了，他臉上那廐子給許多乾枯的皺紋摺着，又黑又瘦的臉上彷彿也興奮着發顫。兩個高高的顴骨，幾乎和鼻梁一樣平了。下顎生着一叢鬚鬚。他那一對灰色的眼睛給這符水的光彩燦耀得幾乎睜不開。他伸出了一隻粗魯的農夫手來拿起那張符水在燈光下親着看。

「星星出來了嗎？」黑炭婦人問。

「雲彩蓋住了。」黑炭答。

一盞小小的煤油燈。照着這一間小屋的內幕：一個長油漆的板櫃，消蝕了他那

鮮明的紅色，上面堆着爛衣服，放着米盆，高粱瓦罐，和青菜籃。這盞小燈放在小桌上，小桌上亂放着些油瓶，梳頭匣，茶碗，菜刀，都遮蓋着一層厚厚的塵土。六個炕，幾乎站去了房間面積的一半。窗外的風似乎漸漸停息下來，很少有一陣風來搖撼樹枝了。

「星星出滿了天，咱們就去燒符水了。」

黑炭婦人一面說着，一面摸索着牆壁走出來，在黑沉沉的院落裏，她感到雨點打在她的頭上。

「下雨了，天爺。」

她喃喃的說着，烏黑的天空中她尋不見一顆星星。只是那個長成大人的幻影，穿着藍色長袍，又在她眼裏映現了。天堂，道士，……天堂在那裏呢？在山裏？……她幻想着，不覺得她的頭髮溼透了。

午夜以後，秋雨停止，烏雲也散開，滿天的星光閃爍着，黑炭婦人雙手端着那小小的煤油燈，一隻手探攔着燈的火頭害怕着刮來的風吹熄。黑炭婦人跟隨在他背後

一對老夫婦的黑影蹣跚在黑夜裏給燈光照現。在院子中央，黑炭把小燈放在地下，他們默默祈禱似的坐在潮溼的地上，他們用紙將符水燃着，一齊小聲禱告着：

「小炭，小炭，在天堂保佑小炭，……」

一陣血紅的火光照着他倆臉上那憔悴的皺紋。他們那失却了靈活光澤的呆癡的老眼睛注視着那團火，漸漸的暗淡了，只剩留下身旁那盞小燈的光亮。黑炭婦人在那殘燼的火光裏又閃見了那個在天堂上長大成人穿着藍袍的幻影了。

黑炭夫婦在沈寂的院落裏坐着，沉思到深深的回憶和幻想裏。小燈的光明也漸漸淡了，隣家乾草垛上飛了一隻大雄雞，嗚嗚的啼叫了幾聲。天已亮了，那赤條條的樹枝梢頭，披上了一層淡紅的陽光。天氣有些寒涼，有潮霧瀰漫着。

黑炭夫婦面前彷彿破了一個夢球，看見那片紙灰。黑炭又該去上田工作了，黑炭婦人幻想着道士那魁偉的黑影。

殘秋過去，接着便是那可怖的嚴冬臨來。在一天夜裏，天下雪了，將村莊裏的房屋，牆頭，樹木，溝壕，完全遮掩了。

「道士先生住在山裏，」黑炭婦人常常對黑炭說：「天堂也在山裏，……小炭也在山裏的天堂上。我們去看他，……」

「道士先生什麼時候過來？」黑炭問。

「我們等着道士先生過來，他搖著鐵環，……」

院子裏鋪著寂寞的雪，黑炭夫婦整日坐在屋裏，靜候外面的鐵環聲。但是所送來的只是些小挑販們的噪音，車輪輾轉震得房屋發抖。他們仍舊靜候着。

村莊裏的人們曉得了黑炭夫婦倆是等待道士的鐵環者。有一個好淘氣的漢子，在昏黑時分，拿了一個鈴鐺在溝濠岸旁亂搖了一陣，便飛跑去了。那個灰色小門霍的開開，黑炭老人先竄出來，接着黑炭婦人也興奮的拄了拐杖走出來。

「道士先生，你來得太遲了。」她那跳着的昏沉沉的眼睛，在灰色的樹旁下彷彿看見道士那魁偉的身軀，灰白色的長鬚鬚達到胸前，一隻手舉着鐵環，一隻手提著小包袱，戴着黑帽子，……

「道士先生沒有來。」黑炭說。

立刻黑炭婦人面前那個幻象破滅了，他們面前都茫茫然。他們聽得的鐵環聲似乎向西去了，他們慢慢的向西走去搜尋。黑炭拉着妻的拐杖，天氣已經黑了，地上白皚皚的雪映照着，可以看見雪色近處的屋牆，樹木，道路，……

「西方有道士的山引有天堂，……」黑炭婦人說。

黑炭拉着老妻的拐杖，慢慢的向村外西方走去，靜靜的沒有風，向了那遠處的高山走去，踏着雪，走去，去，……兩個黑影慢慢的移動着，漸漸消失在茫茫的雪色裏了，……

村莊裏的人們發現黑炭夫婦失蹤的時候，都相信黑炭夫婦一定又到他們田裏那個小墳丘前去燒紙，哭泣，祈禱。但是當村莊裏的人們發現在那小墳丘前也沒有黑炭夫婦的影子的時候，誰也不知道黑炭夫婦上什麼地方去了。

直到如今，黑炭夫婦還不見返來。他們那房屋還存在着，那個灰色小門敞開着，院裏叢生滿了荒草。村莊上的老前輩們時常指着這小門口對孩子們說：「這是黑炭夫婦的家宅。」

銅號

機關槍像野鴨一樣咯咯的吼叫起來。

用毛草和樹枝新搭築起來的小茅屋，在一座荒涼的山丘上，靠着那座殘壞的碉堡，像窩棚一樣；碉堡上也滿蓋了毛草和樹枝，令人想起一座柴伙垛。太陽落山不久，山谷下的村莊已經給夜色裝蔽得呈露出黑黢黢的影子，峯巒和樹林都漸漸塗濃了顏色，這沉靜寂寞的荒山裏，如果沒有那野鴨吼叫的咯咯聲，山野就像死過去了一樣。

從那茅屋裏鑽出兩個揹槍的影子：一個是細高的，另一個是短小的。兩個人背靠着的一塊岩石上，向不同的方向遙望。

短小的人從肩頭上摘下自己的槍來揹着身子，兩隻眼睛瞄瞄天上那一顆發青光

的亮星，西方天空還隱隱發白，他扭過頭來看細高個子：

「今兒是端陽節，黎基基今天夜裏一定帶粽子來慰勞我們。」

細高影子佝偻着腰，彷彿若有所思的呆呆的望着東方遙遠的黑茫茫裏出神。

「這時候，誰還想着過節吃粽子？百姓們早已逃避得光光的，……」

「黎基基有好幾天不來了，她知道今兒是節期，她也知道我們守着這一個碉堡，怎麼不來看看我們，也算是慰勞呵！」

「……………」

槍聲停息了。

一陣風吹得山丘下面的麥子噝噝嘆息。天空中幾朵濃雲也被吹得急行着。星子漸漸加多了，夜的顏色也在樹林和峯山上塗濃，寂寞的碉堡的黑影彷彿更高大的豎立向空中，……

短小的人兩手撐着槍，想着黎基基姑娘那兩顆黑亮的眼睛，像玻璃一樣放光，有幾分像神話裏所講的那般美麗，她騎着棕紅色的馬，時常幽靈似的從山坡上翻下

來，一陣風兒又飛躍了上去，得得得，馬蹄敲着岩石，順着山野裏那羊腸小徑飛遠了，一個小影子漸漸縮小，漸漸在塵土中消失。

她穿着一身美麗的草綠色制服，一雙靈輕的尖頭時髦的皮鞋，腰裏抽着一根小皮帶，那草綠色軍帽蛙舌似的遮影下，露出一副嫩白的面龐，兩隻眼睛像兩顆珍珠一樣在夕陽下閃亮，胸前腰間滿掛着紅鼓鼓裝滿子彈的袋囊，插着兩把黑琳琳的手槍。她曾代表××婦女慰勞團親身到戰壕裏慰勞作戰的將士，後來率領着一隊女戰士衝出敵人的包圍網。

得得得得……

她騎着棕紅色的馬又飛來了，馬停立在一棵枯了枝的老柏樹下，她像一隻小鳥似的從馬背上飛下來，皮鞋踏着山徑上的石子咯咯的響。

「你們辛苦呵，武裝同志們。」她震起銅號似的噪聲，翹揚起胳膊來同爬伏在壕坑裏的兄弟們打招呼，隨後她伸出嫩白的手來，一個個同兄弟們那粗魯的手握來握去，把帶來的許多慰勞品分散給大家：罐頭蜜桃，餅乾，葡萄酒，菊子糖……

這些禮物都分散完了。她又站立在一塊岩石上報告給大家一些勝利的好消息，拿出一張報紙來讀給大家聽。這些事情作完了，她又幽靈似的飛跳上了馬背：

「武裝同志們，再見啦！」

得得得得……

那棕紅顏色的馬匹又向山野的小徑上飛跑去。

「她是一個瘋子吧？」一個弟兄問。

「不，女學生都是這樣的。」一個弟兄答。

以後，她每天都騎着那匹棕紅色的馬，出現在山野的小徑上。幽靈似的飛馳過來，震着銅號的噪音喊一聲：

武裝同志們！

當大家一轉頭的工夫，那匹棕紅色馬的影子已經消失在山徑盡頭了。

「黎基基呀。你的媽媽來找過你。」有人這樣叫着。

曠野裏風傳送過來那銅號的聲音：

「放屁！我的燭被日本飛機炸死了，她的屍首就埋在那亂瓦裏，我們一家人都死在那亂瓦裏了，現在只剩留下我的哥哥和我。」

「你的哥哥幹什麼？」

「哥哥在大別山裏打游擊！」黎基基天真的說。

忽然，她的淚珠兒從眼睛裏閃着光滾下來。

「唉，黎基基又哭了。又想起了媽媽吧？」

「唉，……別理我！我心裏難過哪。」

「難過什麼，想起了愛人呀？」

「……………」

她一下就跳上了馬背，得得得得，拋開了這些粗魯的弟兄們，走了。

她有愛人嗎？大家都不曉得，天真活潑的姑娘黎基基，是大家心裏一個活閃閃的影子，在她率領着一隊女戰士給敵人的騎兵包圍了時，敵方的人馬像屏風似的向她們捲縮過來，彈子在空中噼噼叭叭，遠處的村莊騰起了煙火，她曉得不妙，就下

令叫大家都把手槍準備好，但是敵方的騎兵後面，緊緊又包圍了一層步兵，砲彈接着一層層的飛過來，在不遠處的包圍圈裏爆炸開，而前一陣黑煙飛起，炮彈亂雜的在空中交織着。

她的眼睛閃閃發光，喉嚨像銅號一樣響着：

「向西北衝鋒密發。……」

西北，有一片樹林，一些起起伏伏的山丘。命令發下以後，手槍的響聲連成一片，前面的包圍網被衝破了，敵方許多馬匹和人一同倒下去。當天快黑時，她們衝進了那片樹林，繞過一座山丘。但是，可怕，當她們的身體十分疲乏的時候，山溝裏又發現一批黑琳琳的人蠕動着。她們的身體本來就比賽不過那強健的男人們，因為經過了幾天夜的行軍，飢餓，疲勞，又加上這一次興奮的衝鋒，她們需要睡眠和飯水，需要一個安靜的地方休息。但是……但是前面又是一批可怕的敵人。

天黑下來，她的姊妹們都望着她那沒有表情的面孔，山丘和樹林塗濃了顏色，草綠色軍帽下那副嫩白的面龐忽然變得蒼白起來，許多條視線都集中在她那蒼白的

臉上。

銅號又響了：

「咱們還有生命嗎！」。

「有！」大家都說。

「有，就拿出來，衝……」

但是，正在這時候，對面那蠕動着的人羣中發出喊叫

「黎同志，黎同志，我們是一家人呵！」

大家都很驚異的望着那喊叫的人，是一個短小個子，面孔黑黑的，招起手來呼他們快走。

這時候，大家心裏像放下幾千斤重量一樣輕鬆下來。

他率領着那一隊女戰士追隨着前面一批人馬的影子，短小個子引路，短小個子的軍帽像一攤棉花似的，堆在頭上，那軟攤攤的帽遮影也像沒有骨格一樣貼在額上，可是那兩隻眼睛怪明亮的，由這兩個眼睛的光亮裏，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青年學生。

，在繁榮嘈雜的都市裏生活過。

兩天後，她們走到安靜的深山裏來了。

生活是一幢圖畫似的美麗的夢幻，短小個子認識了黎基基以後，那草綠色的軍帽下兩顆有神采的眼睛，給了他一種安慰。

短小個子紮駐在山谷的村莊裏，奉命衛守山丘上這座破舊的碉堡。

這條曲折通到碉堡的小山徑天天有那匹棕紅色馬的影子閃過。

得得得得……

她幽靈似的飛過來，嚴又停立在那顆枯乾了枝椏的老柏樹下。她睜大了眼睛望那座碉堡的影子，像一垛柴灰垛似的，旁邊靠着窩棚一樣的小草屋。

我們在大別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強馬又壯，

敵人從那裏進攻，

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

母親叫兒殺東洋，

妻子喚郎上戰場，

她一面往山丘上走，一面唱着，聲音像銅號似的。

下黎基基！

一塊岩石上那短小的影子站起來迎接着她。她從袋裏掏出一個粽子來塞進那短小影子的手掌裏；短小的影子把槍背上肩，用手剝開葦葉，就往嘴裏送去。夜更黑了，天空中掛滿亮星，山丘和峯巒到處起伏着，山谷裏是黑茫茫的望不見什麼。

黎基基忽然被兩條因興奮而發顫的胳膊緊緊攥住，她心裏怦怦地跳起來。

「黎基基，」這是短小個子顫慄的嗓音：「你真是一個勇敢令人欽佩的女孩子」

，我喜歡你，……」

「喜歡我，你就勇敢些殺敵人吧！」

他的胳膊慢慢放開了，他懺悔他不應該有這種粗魯的行動，在黑暗中，他望見黎基騎着馬的影子，得得得，走遠了。

第二天，太陽騰出東方山頭，照遍原野。機關槍又野鴨一樣咯咯吼叫起來，敵方有進攻的企圖了，敵人發現了山丘上那座用草遮蓋的碉樓，就瞄準山丘發砲，一連發出一發，碉樓上駐守的兩位弟兄，一個是細高個子，一個是短小個子，從碉堡土壁的小孔裏把槍口伸出去，瞄準敵人發射。

三發砲彈都沒有擊中碉堡，一個落在另一個山丘上爆炸，其餘兩個均落在山下而爆炸；黑煙彌漫着，發出一股硫磺和彈藥的氣味。

駐守碉樓的兩位弟兄爲了避免敵人發砲的目標計，都下了碉堡，到山丘下面的樹林裏去了。

但是，敵方的砲彈更稠密的發射過來，砲彈嗚嗚吼叫着往那片樹林裏落去，接

着就飛騰起一片濃黑的煙塵，機關槍和步槍的聲音也稠密起來。……

三天後，戰事平靜下來，黎基基又騎着馬飛馳過來，山丘礮堡變成一堆瓦礫和焦土，她騎着馬圍着這山丘繞了好幾圈，尋不到一個人影。半響，山丘下那片狼藉的樹林裏蹣跚出來一個細高個子，面肌黃瘦的，眼睛閃出虛弱的光，一嘴蒼老的鬍子。

「黎同志，你找矮子嗎，他死了。」

黎基基身體上像澆了一碗冰水一樣，那草綠色軍帽下嫩白的面孔，漸漸變成蒼黃，那一管銅號似的喉嚨也啞然無聲了。

（廿八年七月）

猪

窗外幾聲狂怒的大吠，把他驚醒了。

他摸摸自己手腕上隆起的血管，卜卜的跳得失常。他覺得這可不是好兆頭，血搏的速率加快了，容易使心臟疲乏，患心臟病。他輕輕伸出胳膊去，理理自己睡覺弄亂的鬍鬚，他摸到他的額蓋也似乎發熱。他便慢慢的睜開眼睛，那一塊塊方格的窗柵給太陽晒得通亮，房屋裏潔白的牆壁也非常光明；一張髹漆得紅紅的衣櫃和一張擺着茶碗的桌子都閃閃發光。窗紙上靜靜的爬着樹枝葉的畫影。外面傳來一陣談笑和步踏的聲音。一個窗柵，或許是裝置着一塊玻璃吧！（他記不清楚了）透進來的陽光是亮得出奇，照在他的枕頭繡得紅綠帶金的花朵上，使他也看清楚了那肥大的綠葉和紅花。他被窩上壓蓋着黑網夾大衣，襯袖露在他頭前。這大衣是他

的大兒子特爲他從南京定製的最新式衣服。阿狗上鎮去趕集也特爲他買來了一雙軟布底子鞋，爲的是他年紀老了，穿軟布底子鞋是保護腳掌的，容易吸吮汗液，最講衛生。房梁上掛着一隻竹籃子，放着他的帽匣。被窩裏是裝的窩絲，所以非常輕量溫柔，彷彿都帶出一些滑溜溜的肉性的彈力，使他這兩條沉重多肉的老腿隨意伸動。如果不是窗外的大吠把他驚醒了，這正是他酣睡最甜蜜的好機會。（因爲這正當使人身體感到慵懶的春天季候。）

忽然他聽見門環鏈嘩啦一聲響。

「老爺爺，你醒啦！」進來的是他的小孫女，他跳着，爬上牀，把一條小腿也翹上來：「你起來吧，有客人來了。」

他疑心這小孫女又來騙他起牀，給他撒嬌皮。她烏黑的頭髮剪得很整齊，小面龐蘋果一樣微紅明閃，一對烏溜溜的小眼睛，活潑天真的給他發笑，另一條小腿也翹上來，一翻就騎上他睡著的身體，把他當作一隻木馬了。

「老爺爺，我替你穿衣裳。」

她的小手把他的黑夾袍掀起來，他的小身子立在牀上只能把他挑起一半截，另一半截仍圍攏在他的被窩上。後來她只扯過一條袖子來，拉着叫爺伸胳膊。

「或許是真的客人來了！」他想。剛才那幾聲驚醒他睡夢的狂怒的大吠，就有點怪異。他洞悉他的老黑子是有一種好咬生人的壞脾氣。他又聽見那一陣大聲喧嘩的談笑。這種奇怪聲音都表示出有客人來了。可是他實在不樂意這就從被窩裏坐起來，離開這溫暖適意的床鋪。昨天夜裏因為多吃了幾罐筒蝦魚，還吃了許多蛋糕和香蕉，所以睡遲了，彷彿到了十二點才入眠，到現在恐怕只有八點鐘光景吧！平常每天他沒有十個鐘頭充足的睡眠不能恢復他的困乏，不能感到滿足的。如今還缺少着兩個鐘頭的睡眠，這，對於他身體怕有損傷。但是這麼大早天有那個客人來呢？這些日子他並沒有約過他的親友們集會。

不知怎麼的，他又想着起床了。他用一隻肥胖多脂肪的胳膊支起身子來坐着，兩條腿仍舊伸在被窩裏。他張開大嘴打兩個哈欠。小孫女扯着那黑夾袍的大袖子，張開袖口叫他伸手。他又梳梳白鬚鬚，從枕底下掏出衛生消毒手帕來拭清楚眼睛，

看着潔白的壁上掛着他自己的像片。那像片是個胖胖的頗帶了一些富闊氣的和藹的老人，留有兩撇八字鬚，面龐露着微笑，並看不出他已經是個七十四歲的老人來，只是他的頭頂禿得一片亮光，沒了一根頭髮。算命先生給他算起卦來，都說他的腦袋禿得有福氣，上了年紀的人，如果不禿頭就有什麼克子克孫，對於後代一大套的講究。總之就是說他這幅五官端正的相貌長得挺富態像的，他是個挺有福命的人！

「翠花，你老爺爺醒了嗎？」翠花的母親在外面喊。

「醒啦，穿衣裳哪！」

翠花這尖銳的小嗓子真像一管震響的小銅管，響起來把他耳朵震得嗡嗡直叫，接着他臥室的門開了，阿狗進來替他穿衣服。小孫女也這麼着那麼着的與她爹爹阿狗爭鬧着替爺爺穿襪子，不就把爺的帶子先捆在他的腳鰡上。她又從地下拿起爺爺放得很端正的一雙鞋子，上來又給爺爺那腳鰡上倒着安扯，安得爺爺的腳指頭感到疼痛了。

阿狗給他穿好衣服，又把他那最講衛生的牙刷牙粉肥皂都拿來。他洗刷完畢，

阿狗同兩個兒媳妯娌給他輕輕捶敲了一會脊背，然後把他的紳士毡帽從匣裏取出來，端端正正戴在他的禿頭上。他那白胖胖的臉上浮露出慈善和藹的微笑，滿意的看看他的阿狗同兩個媳娌，他從阿狗手裏接過用細工雕刻的黑檀木手杖來，豫備要到客廳去會客。忽然他又想起還沒有吃早點。他命令阿狗將那一大罐筒牛乳割開蓋子，用蒸溜水調和，他坐在有彈簧的躺椅上，阿狗一嚥一嚥用羹匙喂他。

吃完早點牛乳，他養了一會神，又在高大的照衣鏡前面詳詳細細的把自己週身的衣服打量一遍，他的白胖多脂肪的臉是那麼和藹微笑着，穿起這件最新式的青黑大夾袍，顯出他身軀高大魁梧了。他右手握着手杖，左手再統梳鬍子，他的阿狗把他挽往客廳裏去，玩皮的小孫女在他背後模仿着他那老年行路的姿態，把步子邁開大大的慢慢的，也在她那光亮的小嘴唇上學抹鬍子，咯咯的笑着跟爺的背後走。

客廳來到的客人是他數十年不見面的老朋友，他已經認不出老朋友的面貌，要不是那朋友詳詳細細的介紹一番，他幾乎把那老朋友當作一個刺客了，老朋友的脸也是肥胖的，不過發黑了些，鬍鬚又叢密長亂，年歲和面貌顯得比他大多了。他看

見朋友的頭頂也是禿得光亮的，他把自己的紳士帽脫下來，照例又是禿禿的頭頂。兩個光亮的禿頭在空中同時顯着，發抖的握手。

「我們現在都是有福氣的人啦！」他對朋友笑着說。

老朋友也哈哈的大聲笑起來，鬚鬚翹立着說：「我們已經好幾十年不見過一次面了，沒想到你和我還沒有瘦了。哈哈，想起在青年時候，我們一同在蒙學堂裏念古書，你是比我胖的。如今你還比我胖，哈哈哈哈。」

「哦，可真是，一幌搖已經好幾十年過去啦，你的臉——我差不多認不出來，哦，人老了，臉都變樣了。可是我看見你還挺胖，我很歡喜，哈哈哈哈。」

他從腰裏掏出兩個亮光的鉛球在手心裏搗滾着，看見他老朋友的背部彎駝了，暗暗的譏嘲他一定不像他自己那樣會講衛生，對於身體不會保養。兩個人都坐在客廳裏有彈簧的包布椅上。

「你如今有幾個兒啦？」老朋友微笑着問他。老朋友手裏玩要着一隻小亞葫蘆，都給他的手掌磨擦光了。

「兩個。」他響亮的回答：「大兒在××做官，一月掙五百塊。小的阿狗命不濟，偏偏不好念書，在家看種田地。孫子們也早有三個了。」他笑得起興的有些驕矜起來說：「大孫子在外頭自由啦，像片我已經看見過，那閨女是個洋學生，長得很不錯。信裏說再過兩月就結婚啦。老二老三孫子我早打主義給他們訂婚，老二孫子還老實，給他訂了婚他不說什麼。老三孫子雖然屬他小，可滑頭啦！他老也想着自由，可是他才文不強，人家都看不上他，我給他訂的婚他不要，被他解除了。哈哈，他願意怎麼鬧就怎麼鬧去吧！反正年青人們是不願順我們老輩人的心的。」

「老二孫子上什麼學堂啦。」

「在北京什麼大學啦。我也摸不清。老大孫子早畢業啦，還要說上外國。」

二老媳婦我也見過的，臉子長得挺好，很適合我的意，只是顯瘦些。」

「那不要緊，女人娶後還發呢！」

「哈哈哈哈哈。你有幾個兒孫啦？」

他的老朋友也是穿的青黑布長衣服，伸着手梳理他那白長紛亂的鬚鬚。這動作

的暗示，使他不由得也舉手梳鬚。他微的微笑着的眼光在空中交集了。老朋友挺了挺彎駝的身腰，把一條腿壓在另一條腿上，腰背靠着彈軟的椅子，手裏的小亞葫蘆轉來調去，眼睛灼灼閃光。

「老朋友，幾十年的光景我們都兒孫滿堂了。你看你是那些個有福氣的兒孫，我有兒子六個，……」

「那你比我更有福氣，哈哈。」他把手心裏的鉛球滾得廣廣發響。

「咳，我這六個兒子都沒有福氣，老大兒子是個最叫我生氣的兒子，他一天在家抽鴉片煙，……」

「喲，抽鴉片煙，不是犯法的嗎？」

「咳，」他把小亞葫蘆緊緊握在手掌裏：「鴉片煙現在在中國是公開的啦。在鎮上還特設立土藥店呢，專供那些鴉片鬼子進去抽。這是××筆抽稅的大進款。」

「哦，哦。」他把鉛球也握住不滾：「那麼我的大兒子可別抽上那行子呀！他在××當科長，說不定也有抽的。」

「不會的，你那孩子生來有材，不像我那兒子那麼壞蛋。」

他聽了朋友的這句話，臉上又得意似的微笑起來，手掌裏的鉛球用兩個指頭播旋起來，照舊發出廣廣的響聲。老朋友轉瞬小亞葫蘆，一個暫時剎那間的沉寂。

「潘仲信死啦，你知道嗎？」老朋友忽然說。

「潘仲信？」他撫住頭蓋想：「哦，哦，就是我們那個最好開玩笑最滑稽的老同學嗎？」

「哦，是。」

「什麼時候死的？」

「已經快滿兩年了！」

「唔，真可惜！他才文很好。」

「對啦，大前年時他還給我寫了一張中堂呢。一個人的變化真快，我們這樣的太年紀人，不定那一時節也死掉呢！」

他聽了老朋友這一句話，感到很懷喪，臉上和藹的笑容立時消滅了，顯露出很

蒼白的顏色。他覺得這朋友的一句話給他帶來了不祥吉，死——這是他從來未曾想到過的東西，他對於世界上的生活是永遠不厭倦的感到非常的幸福與快樂。真不明白老朋友怎麼迸出這一句死的話來打消了他的興味。或許是他厭倦世界上的生活囉！他沉默着，臉色更蒼白，手裏的鉛球再不滾轉，他聽見老朋友呼吸粗重的，短促發響，彷彿有一塊黏痰貼着他喉嚨的通路，掛礙他的呼吸。這些表現使他看破老朋友是虛弱的，或許不久他會死去。他們朋友兩個是同歲壽的人，可是他自己的身體感到是很健康，沒有一點病疾，對於死彷彿有着一種抵抗力。他情愿世界上的人類沒有終死，永遠長生下去，看着他的享樂的家庭生活下去！

這時候，他發現了老朋友的缺點。青黑色衣服有地方是補綴的破綻，有地方崩裂了線縫；原來這大袖子是破舊的啦。因為這客廳是南房，光線不充足，他剛從有陽光的外面進來的時候，並看不清楚那是一件破大衣。如今他發現老朋友是個窮鬼。穿的那雙鞋子也是中國家作糙布鞋子，濺上許多泥點。現在他看見朋友的臉也彷彿瘦了，由他那臉頰的脂肪上顯然可以看見他的顴骨是微微插了出來，鬚鬚蓬亂

，他的面貌更顯得蒼老。他發現了窮人歡喜死的新定律，他的臉就重新微笑起來。他設法探問探問老朋友的家境。

「你那六個兒子淨幹什麼職業？」

「咳，」他的脊背彎駝得越厲害：「沒有作好事的兒子，都是念了半途而廢的學堂下來失業的。老二小子在學堂講什麼革命來着，被人家告發他是共產黨，把他壓在牢獄裏了，老三老四一股子怒氣出去當了兵。現時家裏剩下的有吸鴉片煙的大兒子，種田的老五老六。」

「哈哈！」他又高興起來，手心裏的鉛球加速率滾轉，他那勝利似的發笑的一張圓胖的臉擠起許多紋路，用手梳他整齊的八字鬚，他又睜着亮光的眼睛對老朋友嘲笑一般打量，彷彿在竭力發現老朋友窮破卑賤的缺點。接着他幌轉着頭顧看他自己客廳中牆壁上貼釘的用高價買來的東方藝術古畫，漆紅的八仙桌上擺列的古銅小碗小鐘。他的意思想給他的老朋友顯示顯示他的富闊，使老朋友看看他現在所處是如何的境遇。他把腰幹挺得直溜溜的，彷彿表示着他的身體沒有一點病疾，是很

強健而不甚老相的一個富闊的老人。他坐在這張彈簧包布的矮椅上，兩撇八字鬚翹得高高的，和藹並且驕傲的笑着。

今天請客的午餐，他命令過廚師要把飯菜設備豐滿，把那一切平常所未過的吃食品都陳擺上來。除了中國最上等蔬菜素菜以外，還參加着外國菜。如：美國橘子，德國魚罐筒，南洋產得的極肥大的香蕉，阿比西尼亞的柿柑，放在漆黑的圓桌週圍，正當中擺放着一個很大的瓷碗裝着一隻熱氣騰騰的肥大的鴨子；以外還有三隻嫩軟的小雞，醬牛肉，肥豬肉，綠豆，青菜，八寶蓮子粥等等。這些碟碟碗碗把一張大圓餐桌都擺放滿滿的了。

他舉着一隻雪白象牙筷子遞給老朋友，他滿意的笑着喚道：「老朋友，吃呀，吃呀！」他還說着這都是他自己每天常吃的飯，未免招待不週，請朋友原諒的話。

老朋友拿着那一隻象牙筷子，老是挾起那一塊塊的肥豬肉就白米飯吃，一句話也不發，有時候只哦哦的響着他的話尾。他覺出這老朋友真可笑，豬肉是多麼骯髒的東西，他偏偏喜歡吃豬肉，他暗暗譏笑這老朋友簡直是個蠢子，不懂得什麼食物

貴重，講衛生。這非須要他替這朋友費一番解釋的話不可嗎？于是他伸出胳膊，用着他的雪白的衛生象牙筷子，指點出某一種外國菜是補養身體某一部分的缺陷，某一種是強壯身體的，等等。

但是那神經遲鈍帶了點愚傻的老朋友直是哼哦的答應着，豬一般不抬一下頭只顧往喉裏塞飯菜。「這真是個餓豬，」他想：「不知多少日子不吃飯了，今天跑到這裏塞喉洞，狠命的吃。」他禁不得暗自發笑。

「吃香蕉，朋友！」他指着那一大盆的香蕉說：「這是幫助消化的食品，吃香蕉！」

「哦，……哦，……」

老朋友又塞滿一大口米飯，嘴腔裏幾乎搗嚼不過來，眼睛不望什麼的只低着頭吃飯，吃……

「朋友，」他又說：「你瞧這盆美國大紅橘子，牠的價錢可夠貴的啦！……」

「哼，……哦……」老朋友彷彿沒有聽見似的吃飯。

「還有這德國魚罐筒！」他大聲起來：「這罐筒是打外國運來的，打德國！德國離開咱們國很遠，來的不容易，價錢更夠昂貴的啦！價錢更夠昂貴的啦！價錢更……」

「哦，……哦，……」

「朋友，」他更大聲的說，「阿比西尼亞柑，昂貴，哦！真貴！」他幾乎咆哮起來：「阿比西尼亞的柑！價錢真……」

「哦，……哦，……」

「還有……」

「哦。」

朋友嘩啦一聲放下了碗筷，用手掌抹抹油滑滑的嘴巴。

「怎麼，放下碗啦？」他和藹的說：「多吃呀，多吃呀！吃那麼一點點，再吃個蘋果，喝杯咖啡，沖碗牛乳，燙杯鷄子，……」

他彷彿一個飯館裏跑堂的夥計，儘量把他所有的湯名單子都背誦了出來，老朋

友只是搖着他那禿亮的頭顱，手掌又玩弄起小亞葫蘆了。

當主人的吃完飯，覺得非常懊喪，彷彿感到一腔內的待訴吐的話沒有發洩給領略的人明白。

黃昏，老朋友走後，他獨自默默的坐在客廳中，覺得這一天的快樂盡給這朋友破壞了，弄得他心裏很紛亂，他又摸摸自己手腕部的血管還是跳得失常。他喚僕人一聲：

「老麻！」

僕人跑進來，滿臉黑麻子，鬼鬼祟祟的聳聳肩膀。

「有什麼事，老爺？」

老人梳理着八字鬚鬚，沒有表情的說：

「以後再遇到生客求見，叫他先把名片遞進來。」

嗚咽的漢江

小碼頭距離火線只有幾十里地，但却十分繁榮，從火線傳來日人進犯的風聲又緊了，小碼頭上的人仍不見減少，大家都不把日人放在眼裏，岸旁聚集着的船隻們像小市鎮一樣聒吵着……

鐵鍊嗦拉拉的磨擦着船板，水浪拍激着船身，水手們在船上哼唱着小曲，蕩槳的小划子們在江水裏往返。山影暗了，靜止在空中的桅杆尖上飛閃出一顆亮星，蒼茫幽暗的江水裏又搖下一隻大船來，遠遠看見那朦朧的船影蠕動着，船艙窗口漏出淡弱的燈光，閃着江水的波浪發抖，由於那熟悉的嘖吭嘖吭的歌音，碼頭停泊的船主人知道這是魚龍家的老破船下來了。

老船漸漸搖近了碼頭，江岸上一個佝僂着腰的老頭子喊道：

『是不是魚龍哪？』

船蓬下一個撐舵的瘦弱漢子回答道：

『是呵，爸爸……』

『可等死我了，魚龍，你媽在家念着你啦。』

江岸上的老頭子佝僂的身影興奮的向這裏奔跑，並且在問着船裏載了多少客人，裝了多少貨物，魚龍曉得這老頭子看見船艙裏的貨包與客人，一定又要生氣的。

帆竿嘩嘩的落下來，船停在岸旁了。

魚龍的妻子蓬亂着頭髮在船艙裏燒飯，熊熊的火光把她的臉烘烤得燦紅，小煙肉熱騰騰的冒着煙。

魚龍從船尾後扶了艙頂踏過船頭跳上岸去，就向一片沙灘上那羣破爛的小木板屋跑去了，老頭子還在噙着船裝多了貨，把老船壓壞了。

沙灘上這一些窮破矮小的房屋，是船家們臨時紮宿地，用破爛的船板搭成，形狀像窩棚，魚龍的老母親正跪在一盞微弱的燈光下爲魚龍的船祈福，忽然發現兒子

回來了，驚奇的疑神疑鬼的叫起來：

「哎喲，魚龍，回來啦，我的天爺呵，我天天聖心你，很怕你在江裏不安全」黃鐵臉的老母親興奮的睜着兩個紅爛眼睛。

小木板屋外面的江水吼嘯着，風捲起砂礫作響。

河水漲了，魚龍家的破船裝載着他全家人，在江水裏飛馳，江水中流掀起高大的巨浪，滿江都變待昏混沌沌的像黃色野獸似的吼嘯着發出嗚嗚聲，兩岸上的山坡和沙丘滾動着往後退去，老頭子現在代替了魚龍掌舵，他那兩撇蒼白的鬚鬚翹擡着，站在船尾扶着船舶的木槓，兩隻眼睛瞄望着船頭前面滾動的黃色波浪，他的手很熟練的搬運着舵柄，船身在波浪上顛簸着行進。

船裏滿載着貨包，商人是個戴瓜皮帽的脂肪豐滿的胖子，心裏驚駭的坐在艙室裏，有時候把艙門抽開往外瞧瞧，看見滿江滾騰高浪，心裏便有幾分胆寒，一個很高大的波浪吼嘯過來，幾乎連岸上的山頭也遮埋了，他更有幾分戰兢的硬着心揣過頭來不看，索性不管它，沉就叫它沉了淹死在江裏餵魚吧！

這時候，却聽見掌舵的老頭子在船尾上叫：

「先生，可不要開窗板呀，浪水要把你的衣服打溼的。」

他剛剛聽得這句話，翻起的那個高浪已經滾過來了，猛烈的把船身推湧得跳起很高，他在艙裏幾乎打了一個滾。這時候，船飛進了有暗礁的山谷裏，兩岸青藍的靜岩和這黃褐的江水的顏色格外分明，這條蹣跚的長帶望不見頭尾，礁岩潑得江水冒起水花，這是一段險道，船頭上的水手們吭噎起來了，船像一隻梭子似的，從兩塊岩礁隙縫間穿過去……

魚龍的母親和魚龍的妻都在艙裏爲這隻老破船作祈禱。

魚龍在船頭上同幾個水手搖櫓，他望着岸上很快的飛過去的岩岸，假如現在撞着暗礁，便什麼都完了。

掌舵的老頭子仍舊睜着兩個灰小眼珠，瞄望着船頭前面滾動的黃水，用手梳着鬚子，船身在江水中流奔馳……

噼！……

一聲尖銳的槍鳴，岸上發現兩個穿軍服的人，他們在喊叫：

『停船，停船，不停就打死你們……』

江水的吼聲太大了，他們聽不見這喊叫聲。接着又有兩顆子彈呼嘯過去。

老破船漸漸攔了岸，現在這條黃色水帶已經是在闊闊的平原裏跳動了，兩個拿槍的日兵從岸上跳到他們的船上來：

『你們是幹什麼的？』一個日兵問。

『是載貨的船呵。』老頭子在船尾說。

兩個日兵露出蠻橫的樣子，用槍刺向船艙各處戳戳，一個日兵的眼睛向着魚龍的妻子笑笑：

『哈哈，這是個好姑娘，……』

那一個日兵已經拔出刺刀伸出二隻手去牽她的胳膊，牽上了岸，像拖牲畜一樣的把她拖走了。

漢江裏的水仍舊像黃色野獸似的吼喊

動，這條長長的黃水帶一直拉過了鄂

中廣闊的平原，現在這一段江水已經在船圍圈子裏了，岸上十分淒冷，寂落，看不見一個行人，船上的水手和乘客都逃走了，只剩下魚龍和他的老父母，老父母的眼睛裏滾出淚珠，魚龍在一旁發癡，剩下的兩個孩子也在哭叫着媽媽……

附近是一片灰色磚瓦建築物，房子被焚燒了，騰起一團團的黑煙圈白煙圈。江岸上是一片高起不平的荒地，日人就時常在這片荒地裏槍斃「匪賊」（註：即游擊隊），每一聲槍鳴射中了一塊東西，一個生命便被送終了，屍身被拖進江水裏，被波浪翻走。

魚龍家的船隻附近還叢聚了幾隻船，這一夜也被日人縱火燃燒起來，火光照得滿江通紅，黑煙彌漫上天空，船主人們在岸上落眼淚。

附近這幾隻船都被燒成炭灰，炭灰浮在江岸旁的水面上，殘留的幾隻破船和魚龍家的破船使人不注意的漂泊在一旁，岸上還聚着幾個船家主人望着殘餘的炭灰哭泣……

忽然從那灰色磚瓦建築的弧門裏飛出一隊馬匹，飛到江岸來，馬背上的日兵都

跳下來，用皮鞭亂抽着在岸上哭泣的船主人們，把船主人們抽跑了，後面綁來幾個青年人，大家以爲這幾個不幸的人又要被執行槍決了，他們上身赤裸着，兩臂被綁縛在背後，滿身都是泥土，彷彿剛剛從坟土裏掘出來的一樣。

深紅色的馬匹羣裏站着一個司號令的矮子，他用手杖指着前面的一個青年說：

『把他拉下來。』

他的聲音是乾脆嚴厲的，兩隻眼睛放出電一樣的光。

兩個提手槍的衛兵把他拉到前面來，他的四肢像細豬的緊緊細在背上，使他爬在地下，一根橡皮管子塞進他肛門裏，旁邊一架打水機便唧唧的叫起來，往受刑人的肛門裏壓水，受刑的人發出鬼嚎叫似的怪聲，壓水機儘營壓，一會兒，那青年便漸漸暗啞了，肚子漲得像鼓包，七竅裏滴出血珠來。……等到他沒有呼吸了，便把他拋下江水像一個圓鼓一樣浮在水波上飄幌着走了。

接着第二個，第三個，……都同樣把他們的肚皮灌成個鼓包，拋進江水裏去漂走了。

江水嗚咽着，漸漸把這幾個鼓包冲得不見了。

魚龍家的破船輪還停泊在不使人注意的江岸旁。自從魚龍的妻子被日兵拖去，便永遠不見她回來。有人說她被拖到一個密坑裏被日人口口後，日人把她刺死，丟進一個土井裏了。

魚龍的兩個嬰孩天天哭泣着要媽；魚龍的母親天天在破船裏祈禱，老頭子含着冰烟袋咕咕的吸烟。

魚龍跳着腳像瘋子似的叫着：

『我去打游擊啦，我不能在這破船裏待下去。』

漢江中的水嗚咽着，岸上靜悄悄的望不見一個人，那一片荒坟草地裏天天有槍聲，有哭喊聲，……

這一天，魚龍撐着他的有鐵釘的長篙在岸上發呆，又有一匹黑紅色的馬匹從那灰色建築物的弧門裏飛出來，騎馬的彷彿是一個軍官，肩上掛着一根長長的馬刀在陽光下發亮，還有兩把手槍插在腰裏，到了江岸就高聲喊叫魚龍家的破船：

「把船搖過來，我要過河。……」

魚龍的父親使用長篙把船撐靠了岸，他忽然發現岸上的軍官倒下了，馬匹也飛躍起來，魚龍的篙釘插住了日本軍官的頭，老頭子被嚇得大聲喊叫起來：

「魚龍呵，你惹下禍害了，天呵，……」

日人一隊要渡河的馬匹又從後面飛來了，魚龍被擒了，立刻就執行灌水刑，壓水機又向魚龍的肚皮壓水了，一直把魚龍的肚皮壓成一個鼓包，便拋下江水裏，被嗚咽的江水沖去。

老婆子拍着船板哭泣：

「老天爺，我只有這一個兒呀，我們全靠這一個兒子活命呵，兒呵……」

老頭子撐着破船，在嗚咽的江水裏駛去，追趕漂浮在江水裏的那具漲圓肚皮的死屍，老頭子也在喊着：

「魚龍，魚龍，……」

但是魚龍的死屍在波浪上浮蕩着很快的被水沖走了，老頭子一個人搖不動這隻

沉重的老破船。

江水在嗚咽着，拍激着岸旁沙灘和巖塊。

平原

鐵路爬過了鄉村，爬過了溝渠屹立的崖岸，天光光的河水，伸進空闊的平野裏，環繞過荒涼的山麓鑽進一片陰沉沉的叢密的森林裏去。彷彿大地的一條隆起的血管。據說當要修築這鐵路時期，是出了極低賤的價錢強迫買來農民墾殖的田地做修路地基，這鄉村裏頗有幾家命運不佳的農家，良田都種在這裏，都被鐵路的地基佔據了。因為他們將田地看得比自己的性命彷彿還要緊，時常有一家老少男女從村莊裏走出來，爬印在他們被侵奪去的地邊哭泣。但是經過大約一年的時光，再來看他們的良田已經給兩條鐵黑的鐵軌爬過，爬在那隆起的土崗上，良田的黃土都填堆了這寬大的土崗，兩旁弄成兩道荒溝，這田地自然不能耕種了。他們畢竟還是第一次看見這樣奇怪的鐵路，兩旁夾着成行列的小柳樹，望去是那麼長長的，長到不知牠

從何處來，往那裏去，有無頭尾。

看，一條長帶似的黑東西蠕蠕着慢慢的從他身上爬過來，呼呼的響着，彷彿刮大風，在這處耕作的農夫們看見了這怪物，便拋下工具，直往這裏竄，但是那黑帶子比他們竄得快一百倍，他們跑到這裏，却連列車末尾也看不見，黑帶子已經跑遠了。

電線杆排着隊，沿了鐵路的土崗漫步在田野裏，在空中拉開電線，給人以震盪的響的。這簡直都是謎，使他們不懂弄這些幹什麼使用？電杆上安置着兩行白耳子，蒼爬樹的農家的孩子們看見小白瓶美麗稀奇，就爬上去用磚頭捶下幾個來玩，但是有幾次一個運氣不佳的孩子，給鐵路上的人捉住了，把他倒吊起胳膊用繩子捆去，交給鐵路房裏一個洋人，把他罰了十塊銀幣，從此這鄉村知道了鐵路上的規矩厲害，本來有些常從鐵軌旁枕木上偷着起大螺絲鐵釘的漢子，胆子也小了。農夫們曉得了鐵路給他們帶來不少禍害，簡直是一條毒蛇盤過這裏，任誰也不准觸犯牠一下。

秋季寂寞的蔚藍天空而清澄，割收過的田地很淒涼。黃昏，滿田裏的秋蟲奏樂向遠處擴的一聲汽笛，把天空裏的寂寞劈開一條裂縫，這比猛獸咆哮的怒聲還要強烈的怪叫，彷彿一枝無形影的暗箭一樣射過每個人的耳朵，聲音消亡在天涯。接着便聽見哄隆哄隆震得大地的脈搏跳動着。一條白帶似的烟霧飄浮在樹林枝梢上，給風吹得旋繞成辮子，隱進樹林裏。那黑大怪物露出了頭，額前頂着一個圓大的眼睛，兩條胳膊在拐動着黑鐵輪，急速的旋滾，噴着煙霧，擒住鐵軌彷彿發了火怒的暴殢一般竄來。司機生的手指摸捏着那管轄速率的機扭與螺絲鐵釘，使牠的馬力開到頂點，車頭像射箭似的向前竄跑，牠的不穩當的行動，又似一頭生了怒的公牛奔跳，剛剛噴出來的黑煙團，濃濃的遮住太陽，兩旁的村鎮，樹木，草原，丘崗，都被滾過去，遠處的高山也在慢慢的旋捲過身，一切都彷彿轉動起來。

嗚——又一聲汽笛，穿射過大地的靈魂。

離開過了白石柱的洋旗火車的速度就慢了，兩旁的景物也就不那麼跳得厲害，

只是平平穩穩的無聲的一閃劃了一塊影子過去，令你無法辨出他是什麼老樹的身幹。

到了車站，火車停滯住，於是一片喧囂的人聲，紛亂一陣子。人們來來往往在站台上匆匆奔走，各有各的心事。車頭猛力把屁股往後一撞，噠——嘩啦啦，彷彿一個人的骨骼在斷裂似的響着。每輛列車撞得互相亂動，向後退了半大節，又一聲刺耳的汽笛嗚叫，乘車的客人都要受這司機生號令指揮，都紛紛的爬上了列車，火車又開始蠕動，一條黑色的長蛇嗚嗚的發着威嚴慢慢的爬進空闊的平原裏了。兩旁枯熱了的豈田與高粱地連結成一片向後退閃出。

兩個煤壘拉開了爐蓋，裏面燃燒着溶液似的紅色火燄，兩個滿臉塗遍黑煤的煤鐘，運用鐵鏈往爐裏添煤。煙筒立刻又噴吐出濃黑的煙圈。司機生望望鐘錶與指南針，以及汽壓錶上的度數號碼，又望兩旁波滾的大地。他那瘦瘦的臉上顯露出一些機敏與深思，也透得有一塊塊的黑色，穿着件給煤與煙染得黑灰色大衫，他的眼睛露着多情的神色，但是微微有些往裏陷凹了，眉稜隆露起來。額間有一塊繁縟的

紋路現在也緩和下來。他的眼睛在望兩旁的景物，陰沉沉的西山頂上懸着一輪落月，月山下浮着一帶白色烟霧，村落給陽光照着，樹林叢枝頂上是光片給彩色晚霞映照得紅亮亮的天空，盤旋着無數黑點似的飛鳥。一羣白羊在枯的萎黃色草原吃草，牛兒抬起頭向這裏探望。彷彿也驚怪着：「這是什麼怪物呵！」一羣立在最近處丘崗上看火車的孩子們，彷彿一座濃褐色的影子被甩了過去。他什麼也聽不見，只有整天灌了他耳朵的哄哄的輪與軌磨軋的響聲。

抹過一座荒山麓脚，僅有的一片平原，這裏更光明了。他的故鄉就在這裏。每天照例的時刻經過了這裏，他都要懷望着遠遠的一個小村落，映披着落日餘輝，穩藏在樹叢裏的白灰頂的土屋，黃褐色土牆，灰色磚壁。一條開闊的大道從這裏通向他的故鄉，過來了，過來了，他隱見那條大道袒裸着褐色胸膊，埋在枯熱的荳田裏，……但是牠一掉頭一甩尾已經不見了。就如一條長大的木槓一樣轉移過去，現在僅能望見他遠處的一段。漸漸又隱埋在枯黃的荳田裏了。他的眼睛又望着故鄉的房屋，灰色磚壁和黃褐色的土牆。辨認着村落裏的那一間房屋是他的家，他家是一所

矮小的平頂土屋，頂上給白灰色抹得亮光光，防備雨的滲透。裡面整天坐着個鰥臉的老娘，她喜歡望着窗櫺剝荳角。她的頭髮都白過了，現在聽見了火車過來的響聲，一定想起了他的司機的兒子。她替他兒子養大的老白母雞或許下了蛋，她聽見牠的叫聲，抓一把綠豆去餵雞。那蛋快該積滿瓦罐了吧！等待她的兒子回去吃。或許她又跪在灶前前面祝禱她兒子平安，長壽。駝背的老爹呢？現在正是秋收時分，那老客惜田，一定在割收過後光禿禿的在地裏曲着腰扛着一座背峯檢拾遺去的穀穗吧！或許摘取被太陽晒乾枯的暴張了嘴的荳角呢！老爹是一輩子沒有見過火車的老頭，這時節他如果在田裏，一定是挺直了腰，向着這里探望。司機生的黑臉呆板板的凝望着旋轉的大平原，在那一片乾透了的枯黃的荳田裏，他極想尋到他的老爹；他那瘦瘦的臉，灰白的鬚鬚，白髮還繫了一條小辮。雖然現在是秋天了，他爲了節儉下這件褂子，也往往赤裸着胸膛在田裏辛辛苦苦的工作。火車旗幟十足的馬力飛馳進那片森林裏來了，一陣陰暗暗的黑影驟然蒙過他在光明中的眼睛，使他吃了一驚。他幻想中的白髮父母的影子，立刻嚇得碎成一片片了。

而這些都得不到呀！一個個煤童忽然吶喊起來：「火車要撞頭了，快避開。」

他驟然想起看鐘表數的時刻，汽壓鍋裏的粥，他心裏開始跳起來了，兩隻手忙亂不過來的繞着杆，許多機械上揮搖，天翻地的將機抵撥抵推旋。火車彷彿更興奮，加上速率往前奔馳，一個個高高的雪白的石旗杆，動不了一片，自影閃過去，這陰沉沉的樹林越加不黑暗的濃度，他伸探出頭，顧向前面，兩條並行的鐵軌盡處打望，一片車站廢屋的灰色影子，又從他眼旁閃飛過去，着他失竊了，在前面的鐵軌上，一個噴射出黑煙的大怪物，狂奔來了。

「天呵！完了，一火車人的性命呀！」

草叢他似燕子一般靈敏的從車頭上飛下來，摔在長片荆棘和荒草叢生的土崗上，火車吶喊的聲響，離他十尺的馬力向前飛馳。

「客人們，請原諒我吧！」

他以他的手掌和臉都給荆棘刺破了，流出鮮血，和染得他的衣襟陰濕了，一大片荆棘從他從荆棘荒草叢裏爬出來，外望那飛過去的火車，黑尾巴，他慚愧的潛遁入森林裏去了。

他臉上和手掌裏的血不斷的往下滴，滴到荒草上又滑下去，在他腳下不到一百步遠的地方開闢見大砲一樣轟炸的響聲，彷彿把整個的玻璃天空都震碎了，他腳底顛跳起來。樹林中嘈雜的飄落下許多黃葉，兩塊飛濺過來的鐵塊穿過樹林打在他的面前，他心裏浮着一個惡毒的太字，繃緊了擔心與恐怖的脸。用他的紅血手掌批分開荒草往前行走。他彷彿看見那被榨榨碎爛的血屍一塊塊飛濺起來的幻影……

幾天前肥胖的公安局長騎着白馬經過樹林裏曲折的小徑，發現了一條美麗的小鹿，牠的角剛剛分出一個小枝，穿着一身花紋的衣服，灼閃着兩個小眼睛，小體像孩子的小手掌，驟然碰見了公安局長的白馬，吃驚的鑽進樹林裏去。局長的兒子美麗聽見爸爸把這小鹿形容得非常可愛，他背了他的小獵槍大腿的鑽進樹林裏轉游了半整天也沒有尋到那小鹿。倒是聽見那驚天動地的霹靂似的轟炸聲。

「莫非是爸爸使大槍打小鹿了？」他測着小頭想。

可是道聲音太大了，把他的耳朵震得嗡嗡的直叫。又不像他爸爸大槍的響聲。

美麗張着怪大的眼睛在樹林裏四面張望，但是什麼也望不見，只有無限的寂寞統治着森林，秋蟲的叫聲刺過了沉靜以外，什麼都彷彿睡着，沒有一點風兒來搖撼樹枝。天空慢慢黑下來，他既想回家去，又想把那發出響聲的地方尋到，究竟是不是打死那小鹿。或許是一個獵戶，用了極殘忍的手段，把小鹿的肚子射開一個血洞。也很爲小鹿擔憂。

一隻八哥在樹上叫了兩聲，美麗抬頭望見那八哥落在葉疏處的枝極上，牠的頭髮蓬鬆着，彎彎的灰白堅質嘴尖，一對圓豆的小黑眼睛對他望看。

「告訴我，八哥，剛才誰放槍打我的小鹿？」

他記得爸爸嘴裏把小鹿形容出來的樣子：牠的小蹄像孩子的小手掌，剛剛分出一個小枝的角，穿着一身花紋的衣服，美麗一面望着八哥，一面從黃色制服的小袋裏摸出一片麵包屑來說：

「說出來，八哥，我給你吃。」

他的長筒靴在肩後斜斜的掛着，槍口用一團紙塞住，裏面已經裝備好了火藥。

他的小皮靴與褲子沾着好些草籽。八哥裝作不睬他，低着頭，眼睛連看也不看他一下的合閉着。美麗生了氣，把麵包屑拋在荒草叢裏，舉起他的小獵槍來描準八哥，砰一聲，一陣煙霧噴在樹林中，八哥受了驚飛去了，跟了這槍聲走來一個人。美麗還抬着頭向樹枝裏尋望那飛去的八哥，那人在他背後喊：

「一隻小鹿，一隻小鹿！」

美麗驟然擒緊小獵槍望見那人走來。

「在那裏？在那裏？」

「跑遠了。」

美麗對着那人打亮，只見他的衣衫被荊棘抓得破開許多縫口，臉上刺破幾條殷紅的血痕。

「你叫什麼？」

「我叫陸林。」那人答道，用最細的眼光望着美麗，又問美麗：「你叫什麼？」
「美麗。你的臉是誰抓的？」

那人下意識的舉手摸臉。美麗又看見他的手掌也流出紅血。

「呀——你的手也破了。」

「小哥兒，你是來打獵嗎？」

美麗點點小腦袋，他的頭髮跟着顫顫。

「我找那小鹿，他跑到那兒去啦？」

那人不再答應了，却望着美麗的小獵槍發癡。

驟然在林外呼的叫

聲銀喻。那人受了驚，打一個寒噤，他知道警察來撲捉他了。

「哥兒，修好吧，把我藏起來吧。」

樹林裏給灰暗隱藏了，已經望不清楚二十步以外的東西的面目。美麗要預備回家，他聽見森林外熟習的銀笛是他父親發出來的，說不定又發生什麼事又來森林裏搜尋什麼罪人了。他望見那人一臉哀愁的表情，乞求的面色。

「你犯了罪嗎？」

那人從衣袋裏掏出一塊白亮的銀幣，塞進美麗的手裏。美麗接去，白光眩目。

歡喜得他飛舞起來，把那人帶到他避雨的茅草棚裏，用荒草蓋住他。留一個小小呼吸的縫隙，又把荒草壓蓋得結實些，顯露不出是有意作假。他又把他身旁食糧袋裏的麵包完全掏出來，放進草堆裏，低下小腦袋小聲的說：

「陸林，麵包放在你腦袋前面，給草埋着，餓了就拿吃。」

美麗彷彿聽見裏面哼了一聲，這時候，天氣已經熱極了，森林裏刮來一陣風，樹葉唼唼的飄落。接着他聽見外面送來踏踏踏踏的腳步響，又是銀哨的呼叫。

「美麗——美麗——」

有人喊叫他的名字。美麗在肩背掛好小獵槍，把那一塊銀幣藏在自己的內衣的祕囊裏，就跳不出去，只見有兩個明亮亮的玻璃燈籠，照見兩個邁着匆忙的大步行走的警察，兩個蠕動的人影側面，掛着晃晃亮的刺刀。走到這裏，把玻璃燈提得高高的照着美麗的小面孔和烏黑的頭髮。

「喂！你碰見一個人嗎？」一個臉胖胖的警士問他。

「什麼？」

「撞了火車頭的司機生。」

「哦，」他彷彿明悟了似的：「那大砲也似的響聲就是撞了火車頭的嗎？」

「唔，唔，你碰見那人嗎？」

「沒有，沒有，」他搖着頭。

「黑了，你還不去，你的媽媽着急啦，怕樹林裏有狼。」

「有狼怕什麼？我有槍。」

「哼，」那警士彷彿有些輕蔑的：「回去吧，你爹爹派我們來找你。但是你真沒有遇到那人嗎？」

「沒有，沒有，」他絲毫不動聲色的回答。

那臉胖胖發油光的警察懷疑的微笑着，玻璃燈儘舉得高高的，望着美麗的小面孔。另一個臉瘦瘦的警士也把燈舉過來，照樣懷疑的微笑。但是美麗的脸色依舊絲毫不變改，他那烏黑有些水潤的眼睛活潑的轉動着，望了這個警察的臉，又望那個底。兩個警察提起肩背的大槍，走進美麗的避雨小茅棚裏，美麗跟隨在後面。兩個

警察四週打亮，彷彿想把棚子看出個破綻來。最後終久視線落在那堆被壓扁了的草堆上，美麗的面色驟然蒼白了，他看見警察們都從腰裏抽出刺刀向草堆裏探刺了進去，換移幾個地方又刺，但是並沒有什麼變動，謝天感地！他們沒有覺出裡面藏着一個大人。

「美麗，快跟我們走吧，你爸爸在外面騎馬等你哪。」

「哦！……」

他感激得幾乎落出眼淚來。

天色十分黑暗了，美麗跟隨着兩個提玻璃燈的警察，幌動着三條人影，在不穩定的光明下，看見兩旁的樹木與荒草，順了一條曲折熟習的路徑走去。

三

死靜的夜裏，稀稀疏疏的秋蟲的鳴叫，刺過黑夜的岑寂。森林裏黑得使人的魂靈感到恐怖，把天空塗抹得不見一顆星星。司機生陸林爬在草堆中，聽着耳旁那些受過壓迫的草莖嗡嗡的回復着牠們的彈力。森林裏發出幾聲小獸微弱的喚叫，就

像不會說話的小孩子招母親那種哀情的泣喚。他把耳朵的聽力伸探得遠遠的，彷彿大地表面的靈魂穿通一條極遠的路徑。他恐怕猛虎或餓狼嗅到他的氣味，把他吃掉。

他又想起他的司機生活，駕駛着彷彿梭子一樣的機器，終日穿來穿去，已經使他感到厭煩了。兩年來他患着懷思病，那牽緊他思想的司機生活，使他苦惱。現在他的身體晃然又如搖動在火車上了，望着他故鄉綠現在樹叢裏的灰頂土屋，想起他白髮蒼然的老爹娘……

茅棚外滾上一輪明月，清水似的月光從樹林枝葉的隙縫裏漏流過來，照見這面朝東方的茅棚一角，漸漸無聲的移溜進茅棚的進口，射在那堆乾草上，透過去映着那正在幻想着遠方故鄉的白髮爹娘的陸林的臉上，他的眼睛驟然受了刺激，一個幻球破成碎片了。立刻想到犯罪的恐怖，彷彿他剛剛從甜夢中醒來。他又把耳朵的聽力伸探出去，遠遠的有樹葉咀嚼聲，漸漸清晰過來，近了，響聲大了。

「一定又是警察來搜了。」他想。

他心裏祈禱着，他的眼睛被嚇得緊閉住，呼吸似乎窒息了。聽天由命吧！……

那聲音近了，到了茅棚近旁的荒草裏，他聽見那荒草被撥得沙沙的響。又踏着枯葉，彷彿是順了近處的路走到這帶棚的進口來了。陸林儘管把眼睛閉着得緊緊的，聽見那聲音進了茅棚，呼吸短促的，彷彿在窺探這茅棚的四週有無藏人的嫌疑地方。他彷彿感覺自己面上蒙復的一層薄薄的細草給敵人發現出可疑的地方。他被嚇得心裏發抖，緊緊圍縮着身子，不敢微動。茅棚裏照舊有嗦嗦的聲音，許久，在他身旁的草堆響着。莫非是敵人在掀草堆了？但是他的身子却仍舊彷彿給乾草壓得牢牢的。他耐忍不下去，就慢慢的把眼皮拉開，從面前一層薄草縫隙望出去，那片清水似的月光照進了茅棚裏面，外面的樹葉靜靜的睡着。呀！原來是一隻小鹿，已經伏臥在他身體一旁，給月光照得牠有花紋的側面，牠的頭低下去埋在前面，只露着兩隻分枝的角，後面顯出一個清晰的屁股。陸林奮然起來，這一定是美麗所尋找的那隻小鹿了，他應該如何對待牠呢？黃昏，他曾望見過牠一次，牠跑得此兔子還快，他幼年雖然會跑，追得及獵犬和駿馬，但如今他連兩隻小豬也追趕不上了。那

小鹿慢慢的把頭抬起來，眼睛閃亮閃亮的望着月亮，彷彿在驚嘆着天上竟有這麼一個光明的東西。後來牠又把一隻小腿翹起着向空中碰着牠腹部的毛。陸林鎮靜下來，悄悄的把手伸出去，伸在小鹿身後，趁小鹿不防猛然一抓，把牠翹在空中的那一隻小後腿抓住了，他的身體隨即也從草下跳出來。小鹿受了驚嚇，用全力想竄開，但是牠一隻後腿給那強健有力的大手掌握得緊緊的，幾乎把牠提起離開地面，牠的身體很幼小，氣力又微弱，雖然用四肢掙扎，但是牠逃脫不出那大手掌去。

「哈哈，跑不了了。」陸林勝利的叫。

他從腰裏抽出禪帶來，把禪子挽住，用禪帶將小鹿的腿縛住，拴在茅棚外角一棵小樹幹上，小東西彷彿孩子一般嗚嗚的哀叫，睜着牠那閃閃發光的小眼睛向四處張望，隨後便向前猛力一竄，被縛住的腿受了震動，疼痛，牠那小眼睛帶了淚水，望望這里，又望望那里，彷彿要尋見援救牠的母親。

陸林滿心沸騰着，他想，明天美麗到這里，他看見這隻小鹿該如何快樂哪！陸林忘去了一切苦悶與恐怖思想，他擦擦小鹿的皮毛，搬搬牠的角說：

「原來你吃掉我的麵包呀！」

陸林發現茅棚裏月光下殘留在草堆旁的麵包屑，他拾起來塞進嘴裏，坐在棚口一堆草上，一面望着掙扎的小鹿。小鹿的衣服給月光洗染得非常美麗。陸林那唯一的快樂是盼望明天早晨把這小東西送給美麗。

四

第二天早晨，太陽出來彷彿一輪血紅的幻球在空中滾旋着，把森林一片陰密的樹葉渲染得紅紅的，映現樹幹與荒草，一片赤條條的乾枯的荊棘，天真的美麗從一道曲折的小路上慢慢的走來，揹着他的小獵槍，想着他昨夜在夢裏射住了小鹿，看見了司機的陸林那一臉紅血。他一面走，一面想，順着小路穿進森林，一直向着他避雨的小茅棚走去，想看看藏在草堆裏的陸林那傢伙是不是還躺着。

陸林在茅棚口站着，遙遠的探望見小巷一樣的小路上美麗的影子，大聲的喊叫美麗的名字。

「……你的小鹿捉住了。……」

美麗聽見這聲音，把小獵槍提在手裏飛快的跑去。

陸林在那裏揮搖着一隻胳膊向美麗打招呼，他臉上被荊棘刺破的傷口都給黑色的血塊凝固了，他的破爛的長衫在空中飄蕩，望着跑來的小美麗。小美麗的頭髮在空中飛舞，穿着綠色長筒絲襪的小腿匆碌的調換，小皮靴踏踏的響，彷彿兩根絨棍似的飛快的把他的小身體搬移過來，氣喘喘的睜開兩個興奮的眼睛低下頭，看那被拴在一株小樹幹上的小鹿，陸林也興奮得什麼都忘掉了，什麼也不感覺了，直到兩個警察把繩套套住了他的脖頸，他的眼睛照舊望着小鹿分開枝的角。——陸林被攔了，一聲銀哨子呼叫，一羣警察從四周的樹林裏衝鋒一樣包圍過來。陸林做了俘虜，警察們把他捉去了。

美麗彷彿受了驚恫一般瞪大眼睛，望着那一羣黃制服的警察，彷彿牽一隻羊似的把陸林牽去。直到他們隱滅在叢樹枝幹裏，他才彷彿失掉了什麼似的慢慢回過頭來，失望的蒼白臉色，癡望拴在樹幹上的小鹿，牠的皮毛和小蹄顫抖着。

太陽晒着森林，晒着荒原裏如死一般冷靜的森林。

五

八月以後，森林旁一條荒溝臥着一具被槍決的死屍。一個肥胖的公安局長帶着他的孩子，經過這里一條小徑。孩子牽着一隻小鹿，穿着黃色小制服，長筒綠絲襪，黑亮的皮靴，揹着小獵槍，走到這里，便站住了，癡望着那具屍死出神，懺悔似的。小鹿舉起鼻子也往那裏嗅嗅。

「走呀！美麗。」公安局長搔着黑鬍子喊叫。

那孩子彷彿沒有聽見，他的烏黑的頭髮給太陽照得閃閃的發出油光，他的眼球有些呆滯，彷彿沉思到一個深遠的故事裏去。

荒涼的森林裏，刷過一陣吼嘯的大風，寂寞的樹枝彷彿有了魂靈一樣蠕動，一片飛舞的枯葉飄落下來。這陣風過去，接着又是無限的岑靜統治着森林，鄉村，光禿的秋田，整個平原的胸懷，深遠的天空，夠多麼寂寞啊！……

火線上的藝術家

兩年多，都流亡在荒僻的戰地裏，在這荒僻的戰地裏她看見的是冷落的鄉村，敵人飛機炸得殘破的鎮城，變成一片焦土，滿生着荒草樹林的山野，鼓着黃沙灘發水光的河流，望不見邊際的平原……這些，這些，都是她在嚮嚮繁榮的都市裏幻想中的藝術境界，在她排演電影時頂喜歡的佈景。（那茫無邊際的平原，原始時代蒼老的松柏古樹……）

但這次戰爭，把大自然的胸懷弄得烏煙瘴氣，每天都有千幾百的人命葬送在砲火裡，人口繁密的都市都給殘酷的敵人用飛機炸毀了，現在無論是富人，也住不上那高大美麗的樓廈，都遷移到平原或山野裏，那些破陋的小茅草屋裡了。

她名字叫柳芝，是似突然從銀幕上跳進火線來從事宣傳的電影明星，有兩顆大

而黑的眼睛，眯笑起來，眼睛就變成兩條細縫子。一副蠱惑人的靈影時常浮露在她那嫩白的面龐上，這也是在她主演的影片上時常發現的微笑。她的愛人是個頂能幹而健康的男子，因為在複雜的商業都市裏混過幾年，有一副世故滑笑的面孔，然而他對於手下領導的那隊人馬談話時，却帶出一股誠懇熱情的態度，所以在他導演一幕話劇時，大家便都很認真的，扮演着自己被派定的角色。

一隊人馬，自從××這號稱東方巴黎的都市燃燒起了抗戰的火焰，他們便奔波到荒涼閉塞的原野裏，在人煙稀少的小村莊和小縣城裏的土台或山坡上，掛起了小幕棚，十幾個男女演員的喉嚨一齊高唱着救亡歌曲，震醒死寂的鄉鎮，扮演着使人興奮的話劇，被感動得那流下眼淚，在他們那平靜的腦海裏掀動起一陣浪花，就是在僻靜的山村裏也可以聽見年青的小夥子和孩子們唱着救亡歌曲了。

小小的村落坦露出一間間草房子的烏色脊背，給炎熱的太陽烤晒着，原野裡蒸騰着灰色的煙霧和水蒸汽，這都是距離火綫百把里的地帶，可以清楚的聽見轟轟的炮聲，敵人的飛機每隔幾分鐘就在頭上盤旋一遭，像鷹鳥尋覓食物一樣在空中哼哼

着尋找它們要轟炸的目標，附近比較大的村莊都被它們投擲兩三個炸彈，騰起一陣黑煙燃燒着，隱藏在村莊裏的飛鳥被驚嚇得成羣的飛旋起來，百姓們早已躲避在荒田裏去，剩下的狗和雞也都拚命的往外飛跑。很安靜的村莊被這兩三個炸彈震活了，於是這一隊熱心救亡的人馬的歌聲從原野裏飄送過來，他們拐過崎嶇小徑奔到被炸毀的村莊裏把敵人殘暴的行爲指給那些流着眼淚哭泣的百姓們看，百姓們都奮勇的揮起拳頭張開有牙齒和無牙齒的嘴叫喊着去殺敵人！

演員們在炎熱的太陽底下，路過了大別山脈的每一個僻靜的村落，他們的皮膚都給太陽光晒得黑紅黑紅的，像鄉下人一樣露出一種健康顏色，只有柳芝這個美麗的電影明星，她已經厭煩着這充滿彈藥和硫磺氣味的山野了，太陽把她的頭髮晒得黃弱，皮膚爆裂起來，臉被曬得又黑又瘦，眼睛深陷進眼窩裏去，她那一副微笑惹人厭惡的纖影也消失了，彷彿老了二十歲的一個鄉下婆娘。

「再待下去，我非死不可了。」她縐着黑乾的臉皮，對她的愛人說。

他，這健康結實的男人，胳膊腿粗黑，肚皮上的脂肪一天天在加厚而膨脹起來

他那寬肥的臉漆黑，露出兩排潔白發光的牙齒，因為他身體上脂肪漸漸加多而變得笨重像商人，這使柳芝心裏十分不高興。

「芝，鄉村裏的同胞們都需要我們來喚醒參加抗戰，這種啓發的工作比我們回到後方城市裏賣票，給那些富闊爺們作消遣可有意義了。我們離開××時候，你不是下了很大決心嗎？我不願再回到後方去過那出賣靈魂的生活……」

「木黎，我再待下去非死不可了。你看，自從到戲院工作以來，我瘦了多少？」

她挽起袖管來露出那枯柴似的冒出青筋的黑腕給木黎看。

木黎看見了她那枯柴似的腕子，心裏很難過，想起在號稱東方巴黎的××一同逛走柏油馬路時候那副倩影，她現在消瘦得這樣可憐，兩個黑亮有神采的大眼睛因陷落得太深而變得暗小無光，彷彿有多少愁惱從她臉上那縐紋裏浮露出來，總也看不見映在銀幕上那副微笑蠱惑人的靈影了。

「你的確瘦得可憐，」他的聲音有些顫抖：「但是，目前我們的工作太重要了」

，爲了挽救我們的民族，每個人都應該盡他職份裏的義務，況且目前我們的工作……」

「別再講啦，這話我早已聽厭了。」

她像一個從高山頭被風吹掉下來似的摔倒在床上，蓬鬆得滿頭亂稀的頭髮堆在臉上，一句話再不講的吟泣着，淚珠從那兩個深眼窩裏滾下去。

這時候，他用愛情的話安慰着她

「芝，我們的愛情要在這工作上生長，鞏固。芝，我愛你，就是，就……就是犧牲了工作我也愛你。」

柳芝需要的是後面這句話，愛情在她心裏是佔據着第一位。但是木黎的事情太繁雜，這隊人馬裏一切事都堆積在他一個人身上，以致使他變成了一個管理事務的人，無論接見一個聯保主人，甲長保長，一個軍官，或是買一件什麼裝飾的物品，借一莊傢俱，都是他去奔跑，每天都跑得滿身大汗，同她談話和散步的時間都被侵佔去，她感到孤單，苦惱……

「滾開，我再也不要愛人了。」

她生氣的大聲叫着。

但，木黎像一個老太太安慰自己女兒一樣在旁邊喃喃着安慰柳芝。柳芝也就因此越發驕傲，她抓住他的衣服用力的扯，甚至用手掌打他幾個耳光，他也不反抗的。但是，柳芝已經二十六七，她想起自己的年齡，自己燦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就十分感到木黎這個多脂肪的男子可愛，又覺得他可怕，慚愧自己不應該這樣對待他。

紅澄澄的太陽像一把火傘似的張挂在天空，把停立在草房子旁邊空場上一部大汽車的綠鋼皮曬烤得發燙，原野裏給碧綠的穀禾遮蓋着，綠樹叢中的小茅屋的脊背也被蒸烤得像火焰似的燙，小屋裏變作一個蒸籠。

草原裏一間草房子，是他們大家的住宅。草房子地下鋪有一排乾草，乾草上鋪了被褥席子，夜間大家橫成一堆兒睡覺。草房子裏時常傳送出一陣男女二部合唱的歌聲震蕩着。這羣天真熱情的孩子們，正在排演着一幕「楊子江的怒吼」，這幕劇排

演完了，便重新把過去排演過的話劇再排演一遍，準備在附近一個鎮城裏上演了。

忙得滿身是汗的木黎，他那因疲勞睡眠不足而睜着紅絲的眼珠睜開大大的，注視着演員們每個人的表情，視錢，手和腿子的細小動作。他站在旁邊，手裏一把竹葉扇子不住的搖着，另一條胳膊曲作弓形又往腰。發見了某一位演員一點小錯誤時，他就立刻指責出來，像一個教書的教師一樣把這犯錯誤的原因及改正的方法講述一大片道理，演員們聽了他那老婆子嘴一樣說的一些話，心裏更欽佩他的超人的藝術天才。

附近這個鎮城距離這裏有三里路。

上演的時間，是一個夜晚，在露天底下一個土台上，帳幕飄蕩着，竹桿上吊着兩盞煞亮的汽油燈，在那蛋卵形的玻璃燈罩下發出強烈的白光，附近的房屋和樹木都照耀出來，台下擁滿一羣人渴望着帳幕快些拉開。

但是，那些站在後台化裝的演員們，不慌不忙的在細細的往臉上塗白粉，抹胭脂，那笑嘻嘻着像婆娘一樣的導演木黎，也總是吹毛求疵的指責他們，什麼某個人的

眉毛畫得太粗，粉子塗得過濃；某個人的頭髮又不該那麼蓬亂，……

噼噼噼……台下的觀眾一陣鼓掌。但是在風的吹動之下的幕布仍不見拉開，帳幕後面隱藏着一些什麼秘密的東西和人物，他們仍舊看不見，這未免使他們有些失望了。

噼噼噼……

『開幕啊！……』

噼噼噼……

在喊叫和嘈雜的鼓掌聲中，一陣銀笛的鳴叫，那黑藍顏色的幕布慢慢拉開了，觀眾熱烈的情緒也就漸漸平靜下來，身軀都靜止住不動，幾千百隻眼睛的視線都集中到那強烈的汽油燈白光照耀下的土台上。這第一幕劇是逃難到大別山，是一幕很通俗的街頭劇，台上一共三個人：一個生有白鬚穿一件破爛長衫的老人，是木梨裝飾的，駝着背，一條鞭子塞在腰間，拖了兩隻破鞋子，臉上滿都是皺紋，貧窮，飢餓，使他臉上呈露出營養不足的鉄青顏色。一個是敲鼓的夥計，手裏持了兩根鼓槌

坐在鼓架子前面。另一個是十幾歲的姑娘，頭上繫了一塊青布，穿一身花衣服，這便是那電影明星柳芝扮裝了。佈景也很簡單，一張破桌子兩旁插了些樹枝子。開場就敲起了鼓鑼，非常像鄉下一些低級趣味的玩藝兒，觀眾們非常安靜的都瞪大了眼睛集中到那座土台上去。有些人在默然的笑着，都暗暗的讚耀着：

『嘿，像真的一樣啊。』

年紀老的抹着鬍子，把那禿亮的頭翹起高高的。矮個子就互了高人的肩膀縫隙瞞着。人們黑鬱鬱的頭顱是靜止的，大家的神經都彷彿連貫起來似的灌注在舞台上那那提起了銅鑼的白髮老頭子。

一陣鑼鼓過後，老頭子開始唸着開場詞！

小小銅鑼轉悠悠

五湖四海訪朋友

南邊遊來南邊去

『這老頭子今年一定有七八十啦，還喊得怪有勁兒的。』台下一個年青的人說。

『哦，你看那個姑娘還要玩一套把戲，唱個曲子給我們聽啦。』另一個說。

逃難到大別山這獨幕的通俗街頭劇發展下去，靜止的觀眾們沒有一點聲息。那吊在竹竿上的兩盞汽油燈光就越顯得白亮，空中那陰沉沉的蒼綠的樹頭也被照露出半塊來。當那臺上的小姑娘唱曲子的時候，各處的空氣越安靜了。她震蕩着她那清亮的喉嚨，唱着蘆溝橋小調，老頭子用鑼槌打着鑼沿作拍子，配合了四弦嗡嗡聲，特別感到興趣的是鄉下一些上了年紀的男女們，被這配合了嗡嗡聲的小調，掀動起他們的情慾，都翹起頭來睜着眼睛演臺上穿着花衣服唱小調的姑娘。

忽然一陣嘩嘩拍掌叫好聲，在靜止的人羣中掀起了一陣小波浪，但立刻就平息下去了。

演臺上的姑娘顯然是個貧窮的賣唱的，婦女們都暗暗爲她身世憂愁。

……

老頭子無情的惡恨恨的抽了那姑娘一鞭子。姑娘在地下滾着，悲慘的哭了。

「唉，你這罪惡的老頭子，不准用鞭子打人。」觀衆裏有人喊着，前面的人們紛亂了。一個人跳上演臺去要打那老頭子，（這是劇幕中的演員）接着有許多人都跳上演臺去，有的打那老頭子，有的打那最初跳上演臺去的人。一時人聲嘈雜，竹竿上的汽油燈也被搗毀了，一片黑暗中亂哄哄的一堆人混雜在一團。

經過了好一會勸解，又經過演員們詳細的解釋這幕劇裏的情節，這場風波才漸漸息下來。但是扮演老頭子的木黎和從臺下跳上去的演員都被毆傷了。

柳芝的手被驚嚇得發着抖扶着木黎的身子，担心再上來一羣粗漢們毆打木黎，

安慰他道：

「怎麼樣，不要緊吧？」

木黎在黑暗裏搖搖頭：「不要緊。」

兩個人混鬧在亂哄哄的觀眾裏，聽見人們都在異口同聲的說：

「演得像真的一樣呵，可惜沒有完。」

「正因為太像真的了，才鬧出了亂子。」

滿天燦爛星光閃爍着小眼睛，樹木和房屋的影是一片黑暗。

木黎十分興奮，他緊緊握了柳芝的手，說：

「芝，今天我們的藝術獲得了這樣的效果，還是第一次呢，這在我的生命中也算無虧了。」

柳芝彷彿現在剛剛發現他的天才的超人的藝術，心裏充滿了崇慕，更熱烈的愛着他，所有從前印在她心目中一些厭惡他的影子，一下都碎滅了。

「我愛你，黎，我永遠的愛你，請你原諒我以前的錯誤。黎……」她的聲音有點顫抖。

多脂肪的嘴展吻在她那薄嫩的嘴唇上，她也緊緊擁抱住木黎那寬大肥胖的胸腰，這時候，她才彷彿感覺出一個粗大多脂肪的男人的好處。

編主丁黎

書叢藝文目今

作流一第謂所出抬敢不們我，頭人野賣敢不們我
不。家名是不也者作，人聞是不者編。者讀唬唬來家
。斷判去己自君諸者讀讓，實充容內嚴謹選編吹自敢
到出夠能道知不也書叢本，力氣的走有沒爬有祇
書約方多者作向敢不也，票支開預者讀向敢不，本幾
。本一算便本一了出。類分不，輯限不，

中國圖書公司出版

短篇小說

[illegible]

今日文藝叢書
第七種

西 歸

有著作權。不得翻印

中華民國卅一年九月初版

著者 田 黎
編者 林 今
發行所 發行所
印者 總經售者

田 黎 林 今 林 今 林 今
清 文 日 日 日 日
藝 藝 藝 藝 藝 藝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濤 濤 濤 濤 濤 濤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雜 雜 雜 雜 雜 雜
誌 誌 誌 誌 誌 誌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司 司 司 司 司 司
柳 柳 柳 柳 柳 柳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定價 國幣 四元
外埠 酌加 郵費

5075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處字第三一二號



63
6-08

8



S 2 0 .